

星期日

天笑主編

第十九期



THE SUNDAY No. 20.

行發局書東古海夏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 一 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 一 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 一 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為本社所有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價定刊本

郵費			定價	冊數
外國	日本	本國	一角二分二角四角	一冊 半年五冊 全年十冊
四分一元二角	三分七角五分二元五角	一分三角五分五角		

目價告廣

等第	全	面半	面四分之一
特等	四十元		
上等	三十元	十六元	十二元
普通	十五元	八元	六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星期

號九十二第

民國十一年陽曆九月十七日發行
陰曆七月廿六日發行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J. J.

徐學禹君寄



柏林動物園中之鱷

大東書局五週年紀念

三大集 大誌編

大贈廉品價

- 半月第一卷彙編全書二十四冊精裝二盒原價實洋七元二角廉價減收四元八角附贈金屬版印趙之謙真蹟字屏一堂
 - 星期第一號至二十號彙編全書二十冊精裝一盒原價實洋二元廉價減收一元六角附贈法國（上等香水精）六瓶
 - 游戲世界第一年彙編全書十二冊精裝二盒原價四元八角廉價減收三元二角附贈金屬版印冷金陸潤庠八言聯一副
- 外埠（星期加寄費二角）
郵購（半月加寄費四角）
（游戲世界加寄四角）

通用 一律 代洋 郵票 爲準 信日 以發 外埠 止 日 初五 八月 陰歷 期限 廉價

同胞注意 國貨精華



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

大長城香烟

大長城牌香烟。係用最上等國產烟葉製成。品質之優美。氣味之香純。絕非尋常香烟所能及。君試吸此烟一支。當勝吸他烟數支也。又每罐內。附贈獎券一紙。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趨時之增品。

中國南洋烟草公司



本行爲勸勵儲蓄起見各項儲蓄利息
特優章程繁多茲摘舉數例如左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
六十五元有奇（丙種）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
每半年付息一次（戊種）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
七百八十五元有奇（己種）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
洋五百元（庚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 分行上海啟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及 時 行 樂

天和風清良辰美景
小曲京戲娓娓動聽
留聲機器百代發明
全家團聚共娛清音
宛然劇場不出門庭
梅派譚調高下分明
價目既廉名角又真
諸君不信買來聽聽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若索樣本只須一信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百代公司



唱片與機

器價目

樣本

函索

即寄

(告33)

請用國貨
五洲固本肥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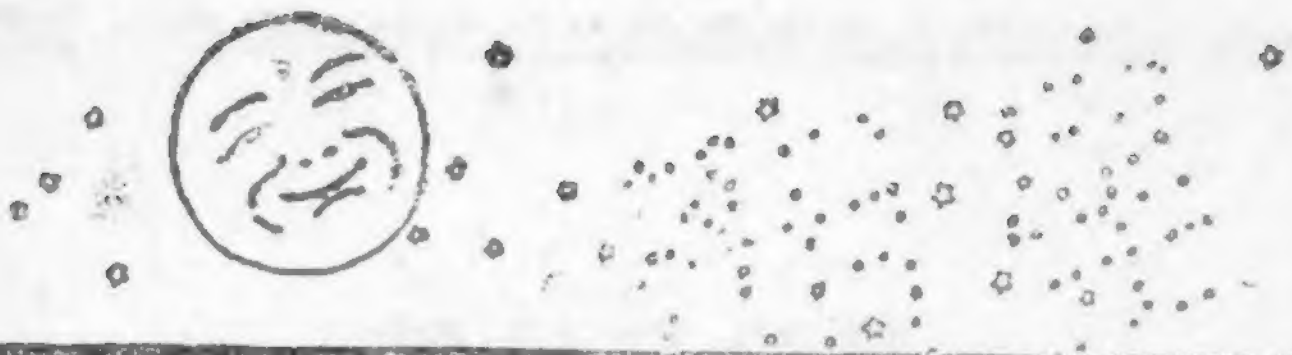


五洲固本肥皂係上海五洲固本
皂藥廠出品該廠即歐戰前德僑
所創辦之固本肥皂廠去歲由五
洲藥房收買後遂改今名所製粗
皂堅結耐用經霉經暑無劇烈及
泛潮之弊香皂則重用香料馨香
馥郁歷久不變爲國貨肥皂第一
良品如蒙惠顧價目克己上海及
各埠五洲藥房及各洋廣貨店煙
紙店均有出售

上海

五洲固本皂藥廠
五洲大藥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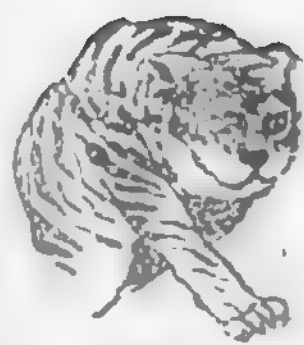
謹啓



星期第廿九號目錄

愛之電	癡人說夢	第二故鄉	將軍休矣	誤了戲名集句	寧爲上海馬	獵人偶記	社會百問題	上海婦女妝束談	人身之成分	小說雜談	(短劇)天真	產與罪
天笑	U P	卓呆	烟橋	秦伯厚	沈家襄	黃罕珉	向愷然	妙因	靖陶	社員	吟秋	天恨生





愛之電

天笑

黃春圃是一位科學家他在一個山上造了一個別墅預備研究他的學問他說凡是一個學者須要似修道的人一般屏絕塵囂方能用功他那座屋子四無居人冷靜得似墟墓一般這山路也沒有修得十分整齊上山下山都不大十分方便尤其是在冬天一經下雪鳥也不飛到這裏來了黃春圃的屋子雖是個西洋式可是不十分大是他自己打的圖樣很有許多不大合式的地方但是他頗執拗他要怎樣造法人家只得依他

黃春圃今年二十八歲了他的夫人比他小四歲他們是自由結婚的也已結婚有三年多了當沒有結婚的時候他們倆非常之好但是既結婚以後反而不及從前他夫人也是一個女學校學生生性是愛交際喜繁華和黃春圃的性情不甚相宜黃春圃的性情是喜歡寂靜不願到熱鬧地方從來不知道什麼喚做交際他也不大有朋友就只幾個科學界的朋友他還談得來可是他有一個大毛病便是自是心太重生就一個執拗的脾氣他自以為是了任什

麼人都勸不醒他。朋友們知道他脾氣，便在論學問的當兒，他既執定了這個學說，這種見解人家也就不和他爭執，省得因此傷了和氣。

可是他這位夫人，却漸漸覺得和黃春圃不相洽了。伊也知道黃春圃是個學者，伊也知道黃春圃的性情很多執拗，伊也知道自己和黃春圃的配偶不甚相宜，然而已經成了夫婦了，而且是兩情相愛，基礎於戀愛上而成功的婚姻，雖自覺因為一時的戀愛衝動，未能為長時間的考慮，然而當情熱的時候，往往不能多所考慮，要多所考慮，便減却戀愛的濃味。如今他夫人却不免有些兒悔心，悔不該嫁這學者的黃春圃。

就是黃春圃在山上起這座房子，他夫人當然也極力的反對，這也不但是那位愛交際喜繁華的夫人，心上不舒服，便是尋常一個婦女也總喜歡住在城市，不願住在那個荒寒枯寂的山中，做那『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的生涯。何況這一位活潑潑地的夫人呢？可是你無論怎樣的反對，總敵不過黃春圃的一種自是執拗的心。他夫人心中的委屈、失望、無聊、寂寞，是不必說了。可是朋友們也很勸他說：『這樣辦法很不便，當怎麼住在一個四無居人、孤另另的山上呢？或者係喜歡習靜，便在近市的郊原，造個別墅，得些山水清曠之趣，不很好嗎？』

黃春圃道：『並不是我不受朋友們的勸告，只是我的』

主義定了。這事決不能打消。至於說到不方便。現在我有了一個很好的法子。沒有什麼不方便。離我們那座山不到三十里地。不是有個電氣廠嗎？這電氣廠的工程師是我一個老同學。我已和他商量好了。教他送電到我山上來。我屋子裏需用電氣之處甚多。現在世界上可以說得一句話。沒有一件事沒有一樣東西可以不用電。所以只要把電送到我這裏。就再沒有不便之感。此刻我這裏起房子。他那裏便豎電桿了。

到他的新屋落成。果然裝了許多電氣機關。他夫人說。這個地方我真住不慣。此刻冬天快到了。那個荒寒枯寂的山上。冷都冷死了。黃春圃道。你放心。吾屋

子裏都設備了電氣火爐。包你暖。和得和春天一樣。他夫人道。這個交通隔絕的地方。還有生氣的嗎？黃春圃道。交通並未隔絕啊。我那裏裝有電話。隨便給人家講話。都可將來我還要設法安設無線電話。現在新發明的連打電話的對面人也可以瞧得出。這是何等的便利啊。

夫人道。你說。說是便利人類的交際。豈是電話中可以通情愫的？黃春圃道。我們究竟不是斷絕六親。也可以請他們到山上盤桓幾天。或者夏天到吾們山上來避暑。豈不是好？夫人道。這裏的山路崎嶇。教人來也不方便。夏天避暑設備更不完全。春圃道。山路我當然要修理一下子。而且這地方電氣廠將來還

要設製造器具的分廠由山下到山上還要開一條電車路咧至於夏天的設備我當然要一一的預備電氣洗浴電風扇電熨斗電氣冷藏法逐漸的可以安排現在先在山下設一個電氣輸送處有什麼東西可以輸送到屋子裏你說便利不便利

他夫人總是鬱鬱不樂第一件就是山上的寂寞第二件就是對於他丈夫的這位黃春圃學者的無意味加着黃春圃除了沉默之外一些兒沒有興趣可是黃春圃對於電氣工程一一設備得很爲完善他們烹飪也是電氣洗濯也是電氣升降也是電氣言語也是電氣燈火也是電氣寒暖也是電氣一切日用器具無一不是電氣但是物質上的電氣儘管增

進而精神上的電氣却只是減退諸位啊這精神上的電氣是什麼啊便是黃春圃和他夫人的交感性硬逐漸減退以至於相互不能受電

他夫人處了這個境界伊想我二十四歲的芳紀便這樣消磨在這個荒寒枯寂的山中嗎我便永遠和這位沉默莊嚴的學者鎮日相對嗎伊因此對於黃春圃漸漸起了一種厭惡之心至於黃春圃呢他的和他夫人結婚本來一時的衝動加着他有這執拗的脾氣雖然是個開通的人物不敢用什麼夫權來厭制他夫人但是他要教他來怎樣的溫存款洽以至於口頭上的陪小心他當然是不肯的而他尤不憐於夫人的嫌他不肯甯靜時時妨礙他的研究學問

而夫人要是不在家他又防閑夫人說他夫人太喜歡在交際場中出風頭

因此之故黃春圃和他夫人一天睽離一天積不相能了好久當然有一天要斷裂了那天他夫人和黃春圃起了個大衝突伊就說我過不慣這個日子我不願意住在山上你要在這裏研究學問我和你非分居不可黃春圃道也好我研究我的學問你走你的路你去交際界上出風頭便了從此他夫人便不再住在山上暫時到他母親家去住了他覺得與其和這沉默莊嚴的學者相對倒不如和幾個天真爛熳的小弟妹相處快活得多

有一天不知起了什麼妨礙那電氣廠的電送不到

山上了黃春圃登時起了一個大恐慌他那時候烹飪也沒有電氣洗濯也沒有電氣升降也沒有電氣言語也沒有電氣燈火也沒有電氣寒暖也沒有電氣一切日用器具都沒有電氣了黃春圃因此大窘他那個山上四無人居他又沒有什麼服役的人而夫人又不在這裏這電氣一斷就斷了有三天三夜這三天三夜中黃春圃忍饑耐寒又不能和人家通信通話大受困厄而且他瞧了不能生電的種種器具格外討厭他想到這些器具都是爲發電用的現在既沒有電宛如一個人死了徒有軀壳沒有靈魂瞧着就分外討厭

電氣沒有了黃春圃就不能研究他的學問他忽然

也。感。着。寂。寞。起。來。他。一。時。又。想。起。他。夫。人。來。他。想。我。們。好。好。的。夫。婦。怎。麼。不。和。好。也。就。是。那。電。氣。減。退。的。緣。故。嗎。他。因。想。起。種。種。感。受。電。性。的。器。具。一。時。電。性。減。退。了。就。覺。得。非。常。討。厭。倘。然。兩。個。人。本。來。有。電。性。的。一。時。電。性。減。退。了。不。能。感。受。也。覺。得。討。厭。不。討。厭。呢。黃。春。圃。想。到。這。裏。物。質。上。的。電。還。沒。有。來。精。神。上。的。電。却。已。來。了。他。便。立。時。從。山。上。下。來。跑。到。他。夫。人。那。裏。把。他。的。電。溫。器。溫。了。一。溫。夫。人。的。心。他。夫。人。心。弦。受。了。這。個。電。波。的。顫。動。互。相。吸。引。起。來。不。到。五。分。鐘。夫。婦。和。好。如。初。黃。春。圃。也。好。似。換。了。一。個。人。對。於。夫。人。不。似。先。前。那。般。沉。默。莊。嚴。的。態。度。了。

● 十人腳踏車

(一葉)

美國瓦爾薩穆市新發明一種自由車。可乘十人。同時以足踏輪機而前進。前後仍只兩輪。而踏脚有十幅。此車長約三十英尺。其速率每小時能行六十八英里。市中將組織一十人團。乘此車游行全美洲云。

癡人說夢

U U

如果。我。是。一。個。真。正。的。小。說。家。或。者。能。用。『醒。來。是。南。柯。一。夢。式』的。章。法。來。描。寫。我。的。夢。境。可。惜。我。是。一。個。靠。嘴。上。兩。片。皮。吃。飯。的。人。說。話。似。乎。比。寫。字。內。行。些。只。得。老。老。實。實。地。說。幾。句。淡。話。罷。

我。得。了。這。夢。後。覺。得。神。思。恍。惚。了。好。幾。天。適。巧。有。朋。友。請。吃。飯。在。席。上。遇。見。一。個。舊。同。學。現。在。當。醫。生。的。朱。先。生。我。順。便。請。他。診。視。了。一。次。並。把。病。原。告。訴。他。他。說。的。話。使。我。嚇。了。一。跳。他。說。『你。犯。的。是。神。經。過。敏。的。病。如。不。好。好。的。醫。治。只。怕。要。變。瘋。癲。之。症』我。急。忙。打。聽。他。怎。樣。醫。法。他。說。『你。要。預。防。不。入。癲。人。院。現。在。須。摒。除。一。切。事。業。不。作。腦。中。須。絕。對。停。止。思。想。用。靜。養。的。方。法。使。神。經。歸。復。原。狀。最。好。是。設。法。與。現。在。社。會。隔。離。找。一。個。極。僻。靜。的。海。邊。去。住。幾。年。再。說』我。聽。罷。連。忙。對。他。搖。頭。我。那。有。力。量。到。僻。靜。去。處。養。病。去。真。個。要。瘋。那。也。是。無。法。的。事。只。得。隨。他。去。瘋。罷。

我。與。朱。君。談。論。病。症。說。得。很。低。的。聲。音。主。人。因。為。今。天。請。的。那。位。主。要。客。人。未。到。

不便先入席在那敷衍先到的幾位比較客氣些的朋友把所有的應酬資料如今日天氣熱北方與南方的氣候比較軍閥偏愛熱天打仗吳佩孚與張作霖孫中山與陳炯明廣州的市政北京的中央公園甚至於菜館門前正在安設的糞管都討論到了他正是談話材料告乏的時候我的『隨他瘋去罷』雖屬音浪不高却射入了他的耳朵便來問我什麼人瘋了我那時雖不樂意把這夢境公開給幾個不相干的朋友聽而主人爲消磨候客光陰起見逼着我重說一遍那時我便不得不把這力量足以使我發瘋的夢說出來作他們『茶餘酒前』的消遣品了。

以下便是我的夢話
我在東方發自才睡所以我入夢的時間決不是什麼三更三點我身體覺得虛飄飄地低頭一看只見五顏六色的屋頂在底下飛過原來我在飛艇上了再望平面一看像歸巢的烏鴉似地一羣羣都是來往的飛艇不過在行駛的時候大家都沒有呼呼的響聲所以倒並不覺得聒耳一轉眼我已落在平地上了只見有許多長鬍鬚的小孩子手裏拿了旗歡迎我下車（飛艇已變了汽車了）嘴裏都喚着『歡迎高叔祖』我心裏也覺我的姪兒結婚後養了許多兒子孫子玄孫似地對於他們的稱呼並不奇怪。

他們問我愛到那裏我先問他們此地是那裏他們說這是西湖區就是三百年前的杭州因爲西湖的名氣比杭州大後來人家便只曉有西湖不知有杭州了我聽了這話心裏納悶杭州地方我也到過幾次似乎沒有這樣華麗的地方便問他們這是杭州的那裏一個身材更小的人走過來說道『據老古家說這裏就是三百年前的城站此地沒有什麼意思請去游西湖罷』

他說了城站我便完全不相信了因爲既是城站何以不見火車站呢那小老頭兒笑着對他的同伴道『這才是真正的史學家呢他還記得世界上有那愚笨無比的火車呢』回頭對我道『這東西在一

千九百六十年的時候就廢掉了本地的古物陳列所裏尙藏着一個火車頭人人見了都要笑古人的腦子太笨的』他說着便讓我上汽車我因爲城站離西湖並不很遠要想慢慢地走着看看沿路改變了多少風光把這意思對他們說了他們臉上都顯着難色我與他們賭氣拔起腳來就走心想一直朝西過荐橋大街轉一個小灣就到了何必去隨他們路上來來往往的只有各奇各式的車子在地下步行的只有自己一人那三層樓洋房的城站旅館也不見了並且連那些小旅館也沒有了最奇怪的是路上只有房屋沒有開張的店鋪我那時心裏煩悶不過回頭看剛才接我的人是不是在那兒跟來喫

奇怪他們不肯跟我走却開着汽車慢慢地跟隨着見我回頭以爲我叫他們了連忙開快幾步趕上來那最會談話的小代表對我說『如何』我竟莫明其妙。

我身體在汽車上了一個人佔滿了一車好在那代表身體纖弱坐在我膝盤上尙不覺吃力我把疑惑的幾椿事說給他聽他的解答是（一）現在地球上何論多遠的路一天都能往返幾次所以旅館的名目已淘汰了（二）因爲交通便利世界上的市場都歸在一個地方別處不許開設零賣店了日用品必需品都由公家按戶分送（三）人民出門有車在家有升降機走路的機會極少足勁日漸弱能步

行一里路的就算勇士了城站到西湖這段長路祇有練功夫的人賣弄他們的腿力難得請幾位地方上有面子的人做了公正員才肯作一次遠足旅行咧。

不一會汽車停了我被他們引進一座大環洞門各人並坐上一部三輪的小自行車我也坐了上去那車受着壓力自己就會向前走的走了十幾步路就停下來了只見有一座金碧輝煌的大方亭子四面用闌干圍着闌干外面有一方草地草地中央有三個像井似小水潭外圍種着一帶楊柳我問那代表『這是什麼地方』他說『這裏就是西湖』我那時又好氣又好笑難道這班人的身量縮小西

湖也會跟着縮小的嗎？那位代表解答道：『從前的西湖面積本是很大的，後來因為來了許多有勢力的人，今天你佔幾畝，明天他佔幾畝，把西湖佔了大半個。去三百年前，西湖傍邊造的還是些別墅花園，後來市面逐漸熱鬧，那般別墅主人都是上海來的，商業專家便把所有西湖邊上的空地都買去，造了一樓一底的出租房子，了來租的呢，都是些沒有廢除。夫妻制時代的娼妓，他們把許多糞穢垃圾傾入湖內，弄得西湖成了一個大陽溝，了後來還是因為墨西哥的大總統在西湖避暑，染了瘟症死在這裏，才有西洋人發起把南北的山脈削平，取山石來填湖，這裏就是三潭映月的故址，你不見那底下掘的

三個水潭嗎？這就是留的古蹟。』

我聽了他一套話，髣髴看見有一個大汽球似的西湖，升在空中，起先是很飽滿的，後來好像走了氣了，漸漸地縮小，下降落到三個小水潭的地方，就不見了。

在水潭傍邊築着一排十幾間小屋，每間門前寫着一塊小牌，是『待合所』三個字。我不懂什麼意思，求他們解釋，那代表態度很莊嚴地說道：『你是二十世紀初葉的人，難怪你不知道現代的風俗。現在世界上已把婚姻制度廢除了，男女戀愛有絕對的自由，凡屬公共集會的地方都設着『待合所』，是準備男女在會場上臨時發生戀愛，就可以進去實

行那戀愛的結果的戀愛完了你走你的路我行我的道大家就斷絕戀愛關係如果下次再遇見雙方都合意再戀愛一下那仍要照初戀程序一步步做去好在從初戀到解散也不過兩三個鐘頭就完事手續也並不煩難所以到待合所裏去的男女都是憑着真正純潔的愛情決沒有半絲強迫買賣和誘惑等弊病發生的』

我發急道『這不是把人類的禮義廉恥都喪失盡了嗎真是不成人世界了』他笑嘻嘻地對他的同伴說道『怪不得歷史上說二百年前的人類都是中了虛偽的毒弄得世界不成世界今天我們才親眼看見了老前輩我告訴你聽罷人類本來是很真

率的自從有了歷史以後出了幾個崇尚虛偽的老先生發明了種種精神上的刑具把人鎖在裏面於是人類的天真便漸漸地消滅了每個時代裏面雖然也出過幾位男女大英雄排斥一切障礙去恢復人類的天真可是總被那般中毒太深的老腐敗罵爲大逆不道有時却因此犧牲性命就是我們這時代的廢除婚姻制度剛提倡的時候反對的人也很多後來全恃合地球的青年男女用實力來做了後援這個計畫才算實現』

我問他全球的男女怎樣援助他道『起先是男女堅持着實行自由配合做不結婚的夫妻後來覺得夫妻的名目還是存在便大家結起團體來只要

男女是有真愛情的就可以在公共會場或街道傍邊實行戀愛的結果剛實行的時候有許多偽道學家罵他們是禽獸後來他們自己也與人發生了戀愛也去仿行這公開方法居然也稱起利便來於是這廢婚運動纔算大告成功剛實行的時候青年男女都像狗連連似的隨路亂幹究竟有些不大像樣所以仿古時公共場合設小便處的辦法設了許多待合所」

我問他這待合所裏我們可能去參觀嗎他道「待合所人人都有自由出入權凡是十歲以上的男女都進去過並且全世界都是一樣制度所以向來沒有聽說有人要參觀過不過入待合所也得有個限

制就是須男女二人同時入內不准孤男寡女單身進去這是爲了防免不相情願的強迫戀愛起見不得不加以限制」

我心裏正在想廢除了婚姻一定是行兒童公育制了我的話還沒有出口他已回答了「生產問題現在早已解決了男女在第一次入待合所時規定須產生一男一女每人對人類止盡這一次義務以後便絕對不必生育了生兒子的方法也不像古代女子懷孕那麼麻煩危險只消男女事畢打一個電話到兒童培養院那裏自會有人把精蟲取去用化學的方法很取一男一女兩個嬰孩出來所以現在世界上已沒有人口過庶的恐慌了」

說到這裏果見一男一女在對面小屋裏出來兩人出來後握了一握手各自掉頭不顧而去那女子的裝束實在古怪我沒有問那接待我的人連忙解釋道『這是最新的裝束你不要看他身上東一塊西一塊挂幾張綢片露出的地方多遮蔽的所存少其實多是合着學理發明的呢古代的服裝雖然華麗只都是人工的虛偽裝飾近代的美學專家都提倡人類要發揮自然美把女子身上各部分天生的骨格美皮膚美毛髮美色素美和一切曲線美質盡量呈露出來現在鑑定女子的美與醜都以掩蔽部分的多少爲標準以一絲不拌的女子爲最美因爲他身體的全部處處都是有供人賞鑒的價值的醜

惡的女子則因身上不美的部分太多便不得不借衣服等東西去掩飾了』我正要問他怎麼能預知我……心事他已先說了『這也是研究戀愛問題的前輩發明的儀器起先是各人身上都佩着一個小的無線電話機後來改了測驗心理的機器現在研究得格外道地了各人只消手指上戴一隻蓄電的戒子大家不必發聲只要一轉念頭就互相知道了我現在佩的這個手表式的測心機是最新發明的不必別人身上有同樣的設備我也能知道對方的心事』我聽得有些倦了恍惚他們把我送上飛艇開了不到半分鐘忽聽得震天響的嘩啦一聲地面上幾千

萬個聲音叫着『世界果然末日了』我被這聲音
 驚醒一看枕邊的表已是正午十二時了
 我把這夢說完合室的人果然都說我怕有墮入瘋
 症的危險他們也有人要判斷世界到這步田地的
 不可能可是那客氣朋友已來了我的夢話也就此
 告終罷



巴黎衛生會的宣言

巴黎衛生會議有一個宣言道婦人
 常到劇場及舞場筋絡不運動每易
 衰老若在家中勤於操作則一切筋
 絡活動食可增眠可安華年可久駐
 這個宣言是爲着巴黎婦女不喜家
 居終日穿了美服到劇場跳舞會去
 出風頭因此有爲而發的(妙因)

□心灰意懶

(A.P.)

伊有許多機會都從心灰意懶中錯過了。即使再有機會也必因心灰意懶而錯過。

培德女學校裏有個活潑潑地的女孩。名叫黎春霖。伊今年纔八九歲。伊父母只有伊一人。並沒旁的子女。所以疼愛伊。好比掌上的一顆明珠。伊也很快活的過伊天真的光陰。

十年之後。伊從父母之命。許嫁了丁忠信。伊的變患。就從此開幕。慢慢的加厚來了。伊的公。又瞎又聾。賽比沒有一般。這也是伊的大不幸。

伊的婆。聽說從小就有賽百靈的雅號。因為他多說而且好話。這也是伊的大不幸。

伊的伯叔姪妯。都狠文雅和睦的。却都已遠商他鄉。千里迢迢的。這也是伊的大不幸。

伊的小姑。却很為伊的婆所疼愛。却和伊小時受伊父母的疼愛他不同。因為伊的婆是溺愛。不是慈愛。因此伊的小姑。放縱撒嬌。這也是伊的不大幸。

伊的夫。是個知情無力的書痴。而且膽怯得誰也不相信。這也是伊的大不幸。

伊的大不幸。就是伊的苦楚。死也不能告訴誰。但要幫夫發展伊的家庭。法子很多。伊有許多機會。都從心灰意懶中錯過了。即使再有機會也必因心灰意懶而錯過。



村中的老小學校長在那昔日教過的沈欽之面前屢次恭恭敬敬低着那白髮的頭最後又說了好幾次總要請足下幫助幫助就此告辭而去欽之看了那六十多歲的老人低頭時背部真像貓背身上穿着一身十年如一日的長衫馬褂心中便覺得滑稽與悲哀混成一團同時二十多年前一種和藹可親的念頭忽然如雲出岫那麼的湧將起來然而這真不是一刻兒工夫頓時就把那苦苦的不快之話在我腦中胸中擴大起來臉上也現出些沒趣的樣子咧

但是他還強把不愉快的氣分壓住仍舊用極客氣的態度送他到門口這又是對於恩師的禮義又是從那美國式的一種對來客之殷勤慣例臨別老校長恐怕不妥再把方纔的話反覆一遍說道你不要嫌我老人太囑囑總須請你幫助纔是欽之輕輕點頭也沒有親密的神氣答道等我再三斟酌之後再行回復罷他說完又想這一件事倘使只管兩次三次的來我豈不受累不如趁此很婉曲的張一條預防綫罷又說對不起得很回音過幾天應當奉達不必再勞駕咧我自己來回復便

第二故鄉

二

了。老校長說如此更好了。千萬請你十分盡力。欽之道是啊。我總竭力……說到這裏。臉上很不好看。咧。老校長還不覺得。口中露出着雜亂排列的牙齒。來笑笑。那破皮鞋。不聲響。他已徐步去了。好容易把他送掉。欽之立刻回到書房中。臉上很不高興。大有消耗他許多光陰的樣子。將吸殘的煙捲點起火來。只見他母親越老越肥。的身體搬將進來。一雙貪而無厭的眼睛閃閃有光。啟口道。欽之。又要來捐錢麼。大概是這種事……欽之隨隨便便的答道。是的。他母親說。天天如此。豈不討厭呢。今天跑來的。也是要捐。昨天跑來的。也是要捐。他們只是注意着。你袋裏你真不可有一刻疏忽啊。欽之也說。

不錯。照這樣子下去。我真辦不了。咧。母親聽了。就在方纔老校長坐的椅子上。滿滿的坐下去。說道。所以你要開場。就拒絕纔好啊。錢財的事。一律不答應。倒也不會結怨。你允許了一個。有一面不允許。不是就不圓活了麼。必須不管這個。那個。一概不答應。他就行。

欽之悠悠的吸烟。噴出來。描成一個圓圈。纔說。真是可笑。這種樣子。算什麼呢。他母親也點點頭。歇了一。下。欽之說。這些話。談他做甚。母親還是喝一杯茶罷。這裏有咖啡糖。倘使嫌他有牛乳氣。可以吃些雞蛋糕。母親對桌上。看了一看。便動起手來。頃刻之間。把盆子裏四五塊雞蛋糕。張開大口。如蛇吞青蛙那麼。

的吃下去。早將盆子中抓平。又連喝了二三杯茶。喝完把舌頭舐舐下唇。便再將這三寸之舌。擎村中的。人一個個的亂批評。亂攻擊了。方纔長談兩點鐘。好不容易起身的老校長。不必說。村長也要贈他幾句村中的一班熱心人。好事者。被這位老太太的毒舌說得一個銅錢價值也沒有。由遠及近。再說那欽之的哥哥平之和那位媳婦。又說到自己的胞弟漢臣。就是欽之的母舅了。把他們像賣爛稻草那麼一起束着。最後說一個個全是貪心不足的人。真把我嚇得不能有一刻懈怠了。其實這位老太太自己也是個貪心不足的。纔將他竟把自己的事束諸高閣。欽之是很明白的。所以又是可笑。又是生氣。然而又不能

開口辨駁。只好現出一種萬不得已的苦笑來。老太太又說你非當心不可。啊。疏忽一點就要受人暗算。快把搭膊縛縛緊罷。欽之一聽低聲笑了一陣。老太太湊近些道。這不是笑的事。啊。總之你這人太誠實。所以不行。你像你已死的父親。真是好好先生。因此大家一齊聚會着。要算計你。咧。你十幾年間遠赴外洋。在美洲勞動。嘗了辛苦艱難。纔積得這一點金錢。起來萬一被他們這些惡人捲了去。那還了得。欽之你倘使不十分注意。一定要被他們弄成一個光身體的。欽之輕輕笑道。到底不致如此。欽之很真摯。也不獨眼前的母親。那些所有的貪而無厭之人。用種種手段。日夜來與我胡纏的。我也不管是誰。總當他

第二故鄉

四

敵人用唇舌來與他們戰爭的此刻也說不錯我已死的父親却是個正直人我大概有些共同點也說不定但是無論什麼人來要向我提回金錢我總決不會一個個立刻答應的此刻也用不着再由母親多說了我從美洲掙回來的錢既不是盜來的又不

裏會只是來者不拒的呢老太太聽了很得意的說對啊一點不錯那麼校長的話怎樣了欽之說起初自然拒絕的後來我說待我斟酌一下纔把他送去實在討厭得受不住啊欽之說能把濃眉一皺兩頰上不禁現出一種成功者專有的得意狀態來照這母子二人的談話看來欽之是向在美洲做事的實在他還是在一個月前纔渡過二萬里海面回到故鄉來的他赴美洲還在二十一歲他運動了好久纔達到渡美的目的渡美一事乃是他從小學時代起的一種空想一種燃燒着的希望

工人因此更占便宜他中學修到四年他的家裏在這鄉下雖算不得數一數二的人家却不是窮苦的農人總在中上的位置上至今看看他那門前的牆門等處那種大模大樣還很能證明他家門第沈家在這裏有幾十代了本是舊家欽之的父親尤其是好人於是就受人的愚不免把田地等減少了一些然而目下還很有些財產留着現在哥哥平之當家另外有女姊妹三個一個已死兩個齊嫁在隣村這些都沒有問題不過大家競爭着生幾個小孩子出來加上幾歲年紀很太平無事的過活着欽之行二倘使縮在父兄旁瀟將來總是分這麼一所房屋幾十畝田給他否則也不過去做了什麼人

第二故鄉

家的贅婿得些別姓的財產總是很平凡的做一世農民這是一定的運命不料他自己要與運命反抗他有一種得步進步的野心哥哥常常說農人用不着學問他便與哥哥爭執再口枯舌乾的把父親說得願意方始入離村十里的中學校成績很好修到第四年忽然夏間父親急病而死哥哥突然放出他的威風來強叫他退學把他當做長工似的只是差喚他勞動其時他的渡美熱正沸騰會有二三次向母親騙了旅費逃到上海去過的這一年把全力來運動方始達到他的目的那時節哥哥平之半個錢也不肯掣出來很與他爲難幸虧母舅丁漢臣從中排解算是

分家叫平之。拿出旅費來。且道。即使把欽之入贅到別姓去。也總要拿出這麼一千或八百元銀錢出來。的母舅這麼一說。哥哥沒法。只好把旅費給欽之了。於是他如了願。前赴美洲。奮鬥着十五年。好不容易積得一萬元光景。得意洋洋的回來。村中的人不知內容。以爲他是發了財。回來定有百萬家私。於是一回兒要他修土地廟。一回兒勸他改造歇涼亭。半塘橋。坍了叫他捐一千元救火會。新辦叫他助基本金。他回得家來。坐還沒有坐定。那些人已經連一接二的趕來纏繞。不但如此。連哥哥平之也很注意他。囊中並不是母親說得過度。一不當心。真的可以叫他成一個光身的。欽之在起初。却一口應承。拿出相當的

銀錢來。近來是很恨那些村人們的厚臉。因着這反動。他又憶念北美的自由空氣。他的心理狀態。差不多歸心如箭的。要想回到那第二故鄉去了。欽之呆看着烟捲上的白烟。掠過鼻尖。升到天花板。處由窗口散向庭中。去他眼睛睜得很細。好像白天在那裏做夢。他那夢幻境中。描出那二萬里外。北美卡里福尼州的一角來。母親嘖嘖叨叨的一席話。竟沒入耳。他胸中只有一個念頭。在那裏往來。暗道回來啊。回去啊。我這人是應當夢爲異鄉之士的我。生成是這種命運。無論如何。我決不再踏到這種地方來咧。但是十五年間。每夜連續着的夢。何等可親。何等有

暖味到回來一看竟意外的醜陋。意外的冷淡一點。不能叫人感服。那夢中很可愛的故鄉與我眼前實現着的故鄉大有壤雪之差。好像是受了騙一般。然而這或是世上的真相也。論不定這麼看來大概是。我太重視的緣故。倒不如至死有美洲的好故鄉有。什麼意思呢。現有遲雖遲居然醒了。故鄉這樣東西。只好在遠離時夢中出現現罷了。

最足以叫他抱不快感觸的是一種階級制度。依然存在家裏是那無能的不之擺出兄長面孔來張牙舞爪。算是一家之主。那時常過來的丁漢臣也用着他那母舅的威風有形無形來壓迫。踏出門一步又必須去對那些老人們低頭萬一有一些兒過失忽

然惡聲佈滿全村。非難的攻擊四面八方。箭也似的射來進也不自由退也不舒服。咳一聲嗽也是問題的原料。多吃一碗飯也須當心。當心周圍這還成個什麼世界呢。

他是萬事正直。感情毫無虛偽。染成美洲色彩的身體對着那些笑容滿面腹中有舌的村人實在不快。要與他們一同和好度日。這苦痛竟非同小可。歸國僅有一月餘已經厭得不堪。這前途也決計忍耐不住的。他喃喃獨語道。回去罷。回去罷。到底到第二故鄉去的好。母親一聽得就問道。回去麼。那麼難道你又要想到美洲去麼。欽之毅然答道。是的。母親。我在這幾天打算在國內。京津滬漢等處遊玩一番。再回

第二故鄉

八

到美洲去。咧母親着急道：你是當真的話麼？前天你不是說從此做了一個村中的人，可以叫老母安心麼？欽之道是的那時也並非說謊，却打算如此。不過今天再三想，便成這樣的結果。母子二人談到這裏，那母舅丁漢臣出現在庭中了。

他在庭中喊了一聲欽之，便走將進來，先對姊姊看看，然後露出那馬齒似的齲汚牙齒，放出那蝦蟇叫的聲音，說道：哈哈，哈哈，原來與母親在這裏談天。此時欽之一見母舅的形，一聽母舅的聲，心中頓時被一種反感侵襲，只得鎮靜了起身，道：母舅來了麼？欽之強裝出來的客氣聲音非常神妙，於是丁漢臣插入母子二人之間，他的惡劣之處也不輸沈老太太。

他方纔出門時，已經吃過兩碗冷飯，一盆醬瓜，幾塊臭乳腐。此刻一只鐵耙似的手，要抓到一盆咖啡糖，上去咧電光石火的一回兒，已把口中塞滿，只見他面孔上各部分在那裏動着。

沈老太太一想，他倒來得正好，便旋轉身來說：你且聽着，於是把兒子要重赴美洲的話說出來。丁漢臣一聽，非常吃驚，口中剛剛又塞了兩三隻肉餃，下去幾乎一時呼吸不通，一壁慌忙吃下去，一壁目光炯炯對甥兒臉上，看着勉強說：這是什麼道理呢？欽之說也沒有什麼大理由，不過在美洲住了十五年間，此刻又憶念起來了。說到這裏，再笑着道：母舅大概曉得我的脾氣，這麼一有決心，無論怎樣阻擋，也沒

用的哈哈阻擋既徒然還是聽我自由罷好得此次與十五年前不同也不必籌畫旅費咧用不着爲了旅費與同胞的哥哥吵鬧了。欽之這幾句話罩在前把將要大發議論的母舅之口塞住但是漢臣也不默然引退與他姊姊同聲勸欽之在村中守守又說到底是生身之處來得好說了半天欽之的念頭一點也不能移動他對於二人的千言萬語只有一句話回答說道憑你怎麼的勸總歸無效了漢臣很落膽的說一定不行麼原來如此既經你這麼說我也無可如何咧實在因爲你年紀已經不小還是獨身我打算把我家的喜兒給你與你母親哥哥都談過他們說親上配親再好沒有所以今天特地來探聽

第二故鄉

你的意見的你能夠與喜兒做了夫妻在這村中度日麼這麼一來你年老的母親也可以安心咧。欽之便一點也不加裝飾答道此事只好謝絕說完一想再坐在此地也沒趣就立起來道我打算往市上去走走要買幾樣動身用的東西咧母親慌忙呼他慢走他已急急走出去了留着母親與母舅二人呆呆的互相看看大家像很有深意似的微微嘆息庭中微風吹動樹枝春日晝永庭隅的鷄聲在那裏破壞這岑寂



口狄楚青先生來牋 讀星期第二十四期『素餐會』一篇提倡素食功德無量設烹飪會自辦菜園等事誠爲急要之圖功德林開股東會時當即遵指提議也 弟賢啟

千里鏡 陶靖

正字通西洋國 陰陽變化錄云每歲三四月
千里鏡磨玻璃 生黑蜂名曰將蜂又曰相蜂
所成者以長筒 相蜂不能採花但能釀蜜蓋
窺之見數十里 無此蜂則不能成蜜也(陶)

古 人 謎 語
蔣 吟 秋

鑒壁偷光(孔明)
門隙窺燈(張亮)
項王被囚(關羽)
紫老手札(韓信)

口帽與傘 巴黎的婦女時時變換衣飾近日流行的遮日傘漸漸的小了却還流行一種寬邊大帽其帽之大與其傘之小却變成差不多大小 (妙因)

將軍休矣

橋 烟



鑿定。厂。賭。錢。輸。掉。了。做。一。首。詩。道。是。『
電。笑。何。妨。再。一。回。忽。逢。玉。女。諫。書。來。東。
王。萬。八。千。驍。盡。爲。報。投。壺。乏。箭。材。』說
得。迷。離。惆。恍。一。些。不。露。出。窮。措。大。寒。酸。
氣。來。在。下。因。着。他。劈。頭。兩。個。字。很。是。別。
致。有。趣。冥。思。了。一。回。却。有。一。幕。腦。影。顯。
出。來。了。因。此。就。寫。在。下。面。給。龔。老。先。生。
這。首。詩。做。一。個。注。脚。
在。七。月。的。中。浣。有。許。多。沒。本。錢。的。勞。働。
家。清。早。起。身。拿。了。一。根。竹。管。一。隻。鐵。網。
罩。走。到。荒。野。裏。掙。起。他。靈。敏。的。耳。朵。很。
靜。穆。精。細。的。聽。着。那。時。節。石。畔。草。間。有。

許。多。蟋。蟀。噉。噉。唧。唧。的。聲。音。都。是。那。些。
鳴。秋。的。蟲。兒。在。着。唱。單。調。的。生。活。之。歌。
不。想。給。知。音。的。偵。伺。者。捉。住。了。幾。個。揀。
着。頭。角。崢。嶸。的。一。個。放。在。竹。籠。裏。其。餘。
外。貌。不。揚。沒。有。桓。桓。赳。赳。氣。概。的。都。丟。
在。地。上。雖。是。吃。了。些。苦。痛。却。回。復。了。他。
們。的。自。由。那。竹。籠。裏。的。英。物。隨。着。知。音。
者。到。了。他。的。矮。屋。裏。換。住。磚。質。的。圓。宮。
他。也。聽。見。了。許。多。同。類。的。音。聲。在。他。的。
四。面。似。乎。楚。霸。王。在。垓。下。夜。半。的。帳。中。
只。可。鄰。少。了。個。宛。轉。蛾。眉。的。虞。姬。呢。
享。受。了。半。個。月。的。供。養。覺。得。十。分。舒。服。

將軍休矣

二

把他一個雄心突突的跳躍起來。大有驕肉重生之感。不時在那裏彈缺似的歌着。一天忽地在一個柵子裏受着政客似的挑撥。竟和對面一位同類起了奮鬥。用盡平生之力。把怯弱的同類打敗了他。從此在這半間堂裏露出一番勇概。來有許多人來瞻仰他的丰采。沒口的稱譽。把主人喜笑得嘴都合不攏。來還來時。少不得格外優待他呢。

有一位公子哥兒。每年在這七八

九三個月裏。頭整千。整百。做輸贏。他家裏用了兩個伺養蟋蟀的傭工。按着千字文。分了高下。挨次排着字號。排到焉哉乎也。還不夠找上一本百家姓。方纔夠做他行伍的旗幟。在明燈升月的時候。把一間琉璃精舍。變成了白楊蕭蕭下。秋墳四周的景境。不知怎樣門下朱履三千。沒有一個毛遂。所以還不十分滿意。總是在外邊戰場上。物色英雄。這一天他見了矮屋主人。的那個將軍。很是威武。心裏便

有些不服。起來約定後天。要和他較量一回。

到了後天。矮屋主人把將軍送到公子家裏。和那些食客比藝。不想換了十幾個二等健將。一個個不是他的對手。打不幾合。都成了折臂之翁。後來把一等一的和他打。雖是比較剛纔幾個有些耐性。也不能勝他。後來仍舊給他咬了一口。嘶了一聲。逃了公子。也呆住了。儘是引着敗軍之將。想那背城借一的計畫。不想他竟望而生畏。再

也。不。敢。向。前。了。公。子。氣。得。發。昏。把。一。千。多。個。蟻。全。行。解。放。一。個。不。留。便。和。矮。屋。主。人。商。量。楚。材。皆。用。的。意。思。矮。屋。主。人。笑。嘻嘻。委。宛。的。謝。絕。說。我。要。靠。着。他。賺。些。飯。錢。呢。公。子。只。是。一。心。在。將。軍。上。委。託。了。許。多。說。客。前。去。和。矮。屋。主。人。要。求。讓。與。矮。屋。主。人。說。要。是。有。一。千。枝。花。一。萬。枝。花。的。門。着。我。們。大。將。軍。包。穩。可。以。旗。開。得。勝。馬。到。成。功。那。麼。不。是。十。年。的。糧。草。也。夠。了。麼。說。客。哈。哈。大。笑。說。差。矣。無。論。勝。敗。乃。

兵。家。常。事。誰。也。論。不。定。豈。能。決。定。必。勝。就。是。將。軍。可。靠。也。要。有。本。錢。好。和。人。厮。殺。你。那。裏。來。一。千。枝。花。一。萬。枝。花。的。錢。呢。那。不。是。做。夢。麼。依。我。計。算。不。如。換。了。一。百。多。塊。錢。安。穩。的。寫。意。半。年。有。機。會。幫。幫。幾。枝。花。打。些。酒。錢。用。豈。不。省。力。矮。屋。主。人。只。是。不。肯。說。要。是。給。我。一。千。塊。錢。纔。肯。給。他。不。料。這。窮。鬼。這。般。固。執。心。存。大。欲。那。說。客。也。只。得。將。不。能。如。願。的。話。覆。了。公。子。公。子。還。只。是。不。捨。得。放。棄。後。來。幸。虧。他。用。

盡。心。計。想。得。一。個。妙。法。把。那。將。軍。據。爲。己。有。原。來。矮。屋。主。人。嘴。上。雖。說。一。百。個。不。賣。其。實。只。是。要。多。得。幾。十。塊。錢。因。爲。不。是。這。樣。奇。貨。可。居。一。個。蟻。轉。再。也。賣。不。到。五。十。塊。錢。的。他。預。備。等。了。些。時。纔。給。那。公。子。呢。不。想。三。天。五。天。一。禮。拜。過。後。却。不。見。他。來。心。下。便。有。些。失。望。的。恐。慌。了。他。有。個。女。兒。年。紀。也。是。可。人。的。時。候。了。生。來。也。很。玲。瓏。嬌。小。伊。知。道。生。在。這。個。家。庭。裏。至。多。嫁。了。一。個。店。

將軍休矣

四

夥計不幸。或者是個工匠。所以伊很留心着。可有富貴子弟中了眼。光就是做一個側室。也勝似做勞動的妻了。但是又不便輕狂。失了穩重。給人看輕。所以心裏雖在那裏活動。外邊却非常靜穆。那公子因着蟋蟀的問題。窮思極想。便算計到伊了。他想那矮屋主人。只有這弱女一定寵愛異常。若是運動了伊。由伊向伊的父親說項。自然比較的容易些。因此他便着手和伊接近起來了。

那蟋蟀又打了幾回勝仗。外面曉得的人格外多了。將軍的微號上面。又加上了百勝兩字。矮屋主人在這百勝將軍身上也賺了一二百塊錢了。有許多人合着公司。情願出二百塊錢向他買下。他還是不肯。那時節公子和他的女兒已有愛戀的萌芽。指上添了一隻翡翠面的金鑲戒指。矮屋主人也有些知道。只是假做不知。過了幾天。伊向父親說那家公子肯出五百塊錢買一對精光珠圈兒給我。只

是要父親把蟋蟀送給他。讓他贏了幾陣。然後把我討去做側室。並且說家裏夫人全憑他的自由。又是和氣不過的。這是再好也沒有。的了。矮屋主人仔細的盤算一回。覺得趁此可以把女兒的問題也解決了。不是奇緣天湊麼。因此滿口答應。但是他很老到。叮囑女兒不要上了他的道兒。必須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纔是到了明天。那蟋蟀早給公子取去。價值五百元的圈兒約在禮拜後面交。這原是屬

於伊的原諒。伊知道不可操之過急。容易傷了情分的。

公子好容易得了百勝將軍如獲至寶一般。便把幾萬現銀換了一東鈔票支票。雇了船。邀了夥伴。到四下去賭錢。贏的果然不少。只是每天食用消耗也很浩大。餘多的並不成什麼數。他原想和人家做一回大輸贏。誰知人家很是乖覺。不肯冒險。先把小款試了幾回。覺得不是對手。便認輸掛免戰牌了。所以走了十多個碼頭。只是沒有

用武之地。後來他到了南潯。那南潯是江浙間唯一的富地。出了許多的富翁。什麼一龍二虎四蟹八賴團。至少也藏着一百多萬的資產。那些子弟也有很喜歡鬥蟋蟀的。今年聽得一個百勝將軍在外面殺野。各自有些不快。便合下了一個托刺司預備大大的做個輸贏。那天公子到了那裏。自然有游手好閑的人做了介紹。兩方面各各相見了。便談到這堂皇的秘密勾當了。約定明天的下午在一

家花園裏先試一下。到了那時在園中鬥。不到十分鐘。却贏了一千多塊錢。心想畢竟這裏有些油水。以後可以加多些枝數了。第二回他們竟鄭重其事。聚集許多閒人。好似辦什麼婚喪大事。一起起小交易。先做起來。幾十塊錢的輸贏。也有的臨了。未來便輪到那大戰。爭了。下注是五萬塊錢。約摸有三十個股東。這裏公子自信手到擒拿。也不用招股。幫花那邊一個喚做無敵將軍的。在戲盤上秤了。

將軍休矣

六

一秤和百勝將軍的體重也差不多。外形大小也相彷彿。可稱是旗鼓相當了。兩下送到柵子裏牽草的用盡功夫把兩下牙拊引開了。慢慢地接近起來。那時節。全場沒有一些聲息。都是圓睜兩眼直射。在兩個將軍的身上。只見百勝將軍經了草的拂拭。牙拊覺得癢癢地。殺心頓起。張牙舞爪般衝過來。無敵將軍却只是靜候不動。見他來時。遠而避之。百勝將軍得意非常。緊緊的趕上。要是再不交鋒。管

柵的須得宣告中止。認為彼方沒有戰鬥力了。誰知追了兩三周。那無敵將軍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扭轉身軀。在百勝將軍的左腿上咬了一口。百勝將軍痛得急叫起來。無敵將軍也得意的唱起凱旋歌來。公子哥兒嚇得面如土色。連呼奇怪。但是看那百勝將軍雖已受傷。却還有餘勇。經牽草的第二回牽動。兩下又打起來了。那時不似前次的一誘一追。各拚性命戰了二三十合。只聽見無敵將軍揚揚

得意的自己喝采。百勝將軍垂頭喪氣。不做一聲。公子也倒在椅子裏。幾乎轉不過氣來。看着他們托刺司裏幾位股東一個個面有喜色。無敵將軍的瓦舍披了紅綢。插了金花。捧擁着去了。可憐那公子哥兒把帶來的錢全行繳付。還不夠寫了一張一千元借據。還到家裏。全數還却。足足病了一個多月。等到全愈了。也不敢再向危路上行走了。那矮屋主人見他受了大損失。也不好意思再來需索代

價他的女兒見他耗去了這樣的巨款知道景况一定大不如前沒有什麼幸福可享因此也把充下陳的念頭取銷大家都笑着說賠了夫人又折兵呢



將軍休矣

理想小說。濟人心靈。開人智慧。彌補世人的缺憾。他那意境的奇闊。寄託的高深。實有馳聘古今之概。科學家讀之。心胸開拓。所以理想小說。亦是科學發明的先導。

繪影繪聲。冷嘲熱諷。信手拈來。皆成妙諦。此社會小說之由作也。然而槍父見之。乃恨之刺骨。文字得禍。陷入縲紲。觀於沈君家驥之『天禍』。不禁爲之三歎焉。

(戴夢麟)

◎戲名集句

(秦伯厚)

伐東吳○南天門○雙包案○天堂州○千金一笑○馬義
救主○擒張任○七星燈○佳期○二進宮○宋十回○九
龍盃○清官冊○定軍山○九花娘○嫦娥奔月○十萬金
○七擒孟獲○日月圖○六出岐山○生死板○打侄上坟
○哪咤鬧海○大保國○下河東○蔣幹盜書○王熙鳳毒
設相思局○血手印○行善得子○(附註『王熙鳳毒設
相思局』係歐陽予倩之戲)

誤了

沈家驥

裁縫店阿二的女兒翠寶天生的鵝蛋臉白暫的皮膚很可人意兒天天幫着他父母做些針繡生涯從來不肯偷閒貪懶所以他父母十分的疼愛他只要他口裏說要什麼吃便什麼吃愛什麼穿便什麼穿除了天上白玉盤似的月是拿不到的以外恐怕什件都肯依他好在老夫妻倆並沒有兒子也沒有弟二個女兒只有他這麼一朵鮮花紅噴噴香馥馥的如何不愛若掌上珠呢一家三口喝些安逸粥飯從

來沒聽得過相罵淘氣那間壁王老兒看着自己兒子的沒出息沒晝沒夜的和一班無賴朋友在賭場裏出進呼盧喝雉的從不顧及自己家裏的事女兒生就了一副大麻子貪吃懶做天天赤着腳拖着一雙拖鞋站在門首賣痴賣俏自己的衣服也不肯洗一套十分的討厭更覺得翠寶的可愛所以他每到傍晚做生意挑着空擔回來以後總到裁縫店裏和阿二閒談阿二手裏做着生活口裏却長咧短咧的說阿二的妻子坐在旁邊也打起了精神東家窮西家富張家好李家歹的亂評論王老兒曾經向着他們夫妻倆說你家翠寶怎麼生得這樣俏麗而且這樣勤懇從來沒見過他丟了針線去和一班小姊妹

東遊西逛難得你們倆福分大真使我眼紅啊將來總得好好揀個女婿你們老夫妻也可免了這撈什子的麻煩做這裁縫生涯靠着好女兒吃安逸粥飯一切不用擔心真使我眼紅啊像我家小金他是只曉得一個賭字我說也無用打也沒用索性氣出肚皮外了那阿寶這一付討厭而龐貪吃懶做小姊妹不知多少成羣結隊的東遊西瞧還成個什麼樣見了他便生氣飯都吃不下去那有你們這樣福分大了真使我眼紅啊王老兒一面說一面斜睨着翠寶天真爛漫的翠寶怎知道什麼叫做羞況且窮苦人家的女兒在混濁的空氣裏生活慣了對於嫁娶是無所可羞的反而比高堂華屋裏的小姐自由得多自

己倒可以做得幾分主爲婚姻問題自殺倒是少數翠寶是任性慣的而且從來沒愁到過穿吃都有父母料理着一團的天真還沒消滅所以王老兒看着他他却索性停了手裏的針線將嫩藕般白的臂兒支着他的頸子呆看王老兒說話和王老兒手裏拿着的一支潮烟管倒是王老兒看得不好意思起來低下頭去吸他的烟阿二只是唔啊是啊的鼻子裏透氣出音他妻子却滔滔的說王老兒你太客氣了你家阿寶性情多好一些沒有脾氣從來沒聽見過嫌比吃得不好穿的不好的只這面龐兒上多了幾點麻子不討人歡喜又什麼要緊呢況且俗語說的千麻九富你只等着罷將來終得使你快樂到什麼

似的一天到晚笑得合不攞口來咧我家翠寶是任性慣了的脾氣又壞要什麼是什麼要不依了他便鬧個不休將來要找個稱心女婿真難着咧有錢的人家不要沒錢的人家不給不過我們只這一個寶貝後半世還得靠他死了也要討他一口羹飯無論如何總得替他留心一個不愁吃着的人家上無翁姑的纔是這是一生的大問題不能把他誤了阿二插嘴說對啊萬不能把他誤了王老兒嘆口氣說做父母的對子女兒最難做挑個女婿須要有錢有貌而且要沒有翁姑沒有姑娘小叔纔算不把女兒誤了翠寶耳朵聽着他們講眼睛却注視着王老兒烟管裏的烟完了還在那裏吸說得出神了竟把一

誤了

段紙吹裝了進去也沒覺得翠寶看了止不住嘆嘴一聲笑了出來說王家伯伯……誤了……這一年翠寶十六歲了間壁王老兒和阿二夫婦的談話還沒消滅可是他已經死了他那兒子女兒都搬向別處去住了阿二的裁縫生涯一天不如一天他妻子也常常埋怨他丈夫了翠寶也不像從前這樣勤懇了性子却越大了揮霍愈多了有了銀的要金的有了金的要鑽的穿的衣服只要揀時道的這樣那樣弄得他老子周濟不來恨他的妻子爲恐防誤了女兒千挑萬挑要挑個好女婿耽擱到現在本來很和睦的家庭現在却只有吵鬧淘氣的事情那間壁的房屋都翻造過了開了幾家窩子窩子裏的

三

姑娘們是靠○着皮○肉○生○涯○吃○飯○的○而○且○自○有○那○一○班○專○幹○戕○賊○女○子○寶○貴○肉○體○剝○奪○女○子○高○潔○貞○操○的○人○儘○千○億○萬○供○獻○給○他○們○滿○自○己○的○性○慾○人○們○覺○得○他○們○是○罪○孽○是○痛○苦○他○們○自○己○只○知○道○是○快○樂○又○那○裏○知○道○暗○裏○是○魔○鬼○纏○擾○着○呢○正○以○爲○這○是○安○樂○國○咧○能○明○瞭○的○一○百○中○間○也○恐○怕○找○不○出○一○個○啊○

翠○寶○住○在○窰○子○的○間○壁○天○天○所○接○觸○的○眼○睛○裏○只○見○那○些○姑○娘○們○的○時○道○裝○束○綢○綾○羅○絹○金○銀○珠○鑽○花○團○錦○簇○和○天○仙○一○般○耳○管○裏○所○聽○見○的○只○有○笑○聲○歌○聲○和○酒○聲○出○進○的○時○候○總○是○汽○車○馬○車○美○慕○得○了○不○得○他○也○那○裏○知○道○那○些○姑○娘○們○的○花○團○錦○簇○的○衣○服○是○精○神○上○痛○苦○皮○肉○上○痛○苦○換○來○的○那○珠○光○寶○氣○裏○也

感○觸○不○到○一○種○可○憐○可○怕○的○青○黯○色○更○感○不○到○笑○聲○裏○藏○着○戕○賊○剝○奪○的○利○刃○歌○聲○的○反○面○是○劫○取○快○樂○使○者○的○魔○歌○和○酒○是○貞○操○的○代○價○汽○車○馬○車○是○載○他○們○到○地○獄○裏○去○的○囚○車○感○觸○到○翠○寶○腦○筋○裏○的○只○是○快○樂○適○意○改○變○了○他○本○來○勤○懇○的○習○慣○丟○了○針○繡○每○到○夕○陽○西○下○的○時○候○斜○倚○在○門○首○呆○看○汽○車○馬○車○的○經○過○打○扮○得○花○團○錦○簇○的○姑○們○娘○闊○綽○的——剝○奪○女○子○貞○操○的○男○子○們○痴○聽○着○打○情○罵○俏○的○聲○音○總○感○觸○到○自○己○命○運○的○悲○苦○豈○知○這○一○種○感○觸○便○輕○轻○把○他○一○生○誤○了○呢○

阿○二○夫○婦○倆○對○于○自○己○女○兒○雖○則○有○時○也○感○到○他○的○不○好○但○是○自○己○一○生○只○有○這○麼○一○個○寶○貝○終○究○被○愛○

的心打消了一切。常常很擔心。對於翠寶的婚事。無論如何不能草率。誤了他。却始終得不到一個合意的女婿。瞧着間壁窰子裏的華麗。更形自己的窮苦。一天到晚。靠着這幾支指頭穿針度線的忙個不休。女兒大了。又要嫁。夫妻常商議說。把女兒給了一個沒家私的人家。是誤了他。一生翠寶是我寶貝。決計不能輕易把他送了。誤了。

這幾家窰子裏有個最紅的姑娘。芳名叫做小紅。所來往的都是一班極闊綽的——剝奪女子人格貞操的王孫公子。天天和酒報效。捧得他和天仙化人一般。其實小紅生得並不十分美麗。比翠寶還差多。咧翠寶自己也覺得他的面龐比小紅好得多。腰身

也比小紅好得多。他父母也同樣的覺得翠寶的面龐比小紅俏麗得多。翠寶的腰身比小紅合式得多。但是爲什麼小紅却這樣闊綽。花團錦簇的真羨慕。得火從眼裏爆出來。天天看着小紅的出進。和一班王孫公子的供獻。連自己的裁縫生涯也幾乎忘掉了。隔了多時。在裁縫店的門首。再找不出翠寶的影蹤。也不再見阿二夫妻。倆一天到晚的忙針線了。在那窰子裏。却新添了一個叫小翠的姑娘。聽說就是翠寶他父母每年得到五百塊錢。把他押在那裏的。也是翠寶自己羨慕的結果。滿足了他的慾望。他是一朵含苞的鮮花。是一個遠身的姑娘。是小先生一班捧小紅的惡魔似的王孫公子。覺得小翠的面龐比

小紅俏麗得多。小翠的腰身比小紅合式得多。大家打起精神——本來捧小紅的精神去捧小翠，盡力的供獻給小翠。小翠——翠寶——也有了時道的裝束。綢綾羅絹金銀珠寶，出進總是汽車。到後來有一個姓劉的富公子出了最高的價格，戰勝了他的同伴，得意洋洋擺酒鋪房間，梳攏了小翠。小翠是有代價的犧牲，了一生犧牲了寶貴的肉體，貞操却依舊很快樂，或者更增加了他的快樂。末後這位劉公子很慷慨的放小翠去和別的公子王孫廝纏了一陣。自己使用了極重的代價把小翠娶了回去，做第五房的小星。小翠覺得已經滿了他的慾望，也不想下堂求去。他的父母也覺得對於女兒不致誤了他。

了。但是沒多久小翠的自殺信便傳到阿二夫妻的耳管裏。據說是酸性作用的發作所致的。阿二夫妻回想到從前開一家裁縫店，吃安逸粥飯，爲恐防誤了女兒千挑萬選的要揀個好女婿，希望自己不擔心不費力的過後半世死了討他一口羹飯，却反誤了他。只對着天嗚咽無可如何的夫妻倆重去開了家裁縫店去重理他的指尖生活。可是要看見他女兒翠寶——小翠的鵝蛋臉是始終不能了。





黃翠珉

上次天笑先生的大作『甯爲上海雞』小子拜讀之下不覺想道除了上海的雞以外似乎還有令人羨慕的東西細細一想果然還有可也在十二干支之中比雞狗居長的那位『馬』我於是請他出來作這篇的主人翁可是效顰之譏自是不免提起馬來他在世界上總算是最有用的一種畜牲出兵打仗載重致遠以及從前中國郵政未興驛站傳遞等事全都靠着馬兒之力如今跑馬競賽雖然帶有賭博的色彩可也成了及時行樂的盛舉其餘如若用他駕駛乘騎爲人服務的事情更多也不克詳述至於名馬是搭美人一樣的同中外古今的英雄豪傑發生了密切的關係留下了軼聞佳話在歷史上也很有價值盡人皆知不必費辭

人有亨通馬也有走運不走運馬走運的總算是上海的馬不走運的以我所見所聞也算北京最善之區的馬如今要說走運的上海馬先提一提不走運的北京馬

我從南方到了北京最不滿意的就是路政所謂馬路除了東交民巷使館界內是洋人修的平坦光滑其外就算新華門一段是幾萬金錢的代價換來的再不好也太難了其餘實在是有如人說『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也就不問而知了雖說是工程惡劣也半因重載大車糟蹋太甚所以都門寓公莫不怨道『路政之不修重載大車之罪也』可是提起重載大車來也有點令人傷心呢北京馬路兩旁終日接連不斷的走着這種大車車上載着煤呀冰呀石子呀米糧呀等等滿而又滿每車總有幾千百斤重用一匹枯瘦露骨的馬拉着一步分作兩步走頭頸伸得多長四肢枯細如竹的腿在泥土裏亂蹬

可是那大車安如泰山一絲一毫也焉想動得好容易用盡九牛二虎之力那兩支巨大車輪方懶懶的轉了個半圓徑他那滿面灰土印度式的英勇的車夫口裏不住的嚥着『哦哦』催着手中的無情皮鞭雨點似的打下可憐那腹無餘食少氣無力的畜牲有口不能言只好低頭向前奔走有時路上過的大車太多又經雨後道路泥濘被那大車輪壓成深深的天然軌道後來的大車更是寸步難行車身重車輪大陷入軌道尺來深那垂死臨危的馬那重拉得動可是車夫鞭之不足繼以支車木棍可憐啞叭畜牲身上那層包骨薄皮立刻破碎血流受創不過拚命強拉有時前蹄力盡一蹶不振從此就到輪迴

畜生道中去了。可是軀體還要受一番宰割烹調之苦。叫人當牛肉賣到死也沒人知道他是替死鬼呢。我往往看見了不由不連想到上海馬的福氣。

我記得前兩年住在上海白克路的時候對門就是一家馬車行。名字好像是『發大馬房』。我出門拜客應酬等事大都叫他家的馬車時候多。戚友要僱馬車總也介紹到他家去僱用。所以一來二去弄得非常之熟。

有一天發大馬房門首圍了一羣閒人。我立在陽臺上看熱鬧。止見一個碧睛黃髮的西人帶一名巡捕。一個呢帽黑衣的大漢。那西人怒目橫眉。指手畫脚。不知說點什麼。那著呢帽黑衣的朋友從旁翻譯。因

爲距離太遠到底也沒聽清楚。又見那馬房大塊頭老板苦喪着臉點首不迭。表示依從的神氣。還陪着笑臉。好容易將一千人數衍走了。

等一刻我坐了發大的敞篷馬車到開北拜客一路。上不禁問小馬夫道。早間外國人到你們馬房來。所爲何事。他道。先生有所不知。前幾時工部局衛生處到處招呼。凡是馬房全要水門汀壇地。說是預防馬兒傳染時疫。我們老板因爲工程浩大。所費不貲。能因循就因循過去。誰知今天外國人來查驗了。不料還未改舊觀。外國人大怒。要帶我們老板行裏去。幸而包打聽是熟人在外國人面前說了許多好話。算是限期十日要修好。否則重辦。先生你想馬是我們

的。干他什麼事。死也好。活也好。反正不尋着巡捕房說話之間。已經到了閘北。愈往北。愈覺道路崎嶇。住家也是卑陋。再走過去。更是不堪。滿目淒涼。道旁兩面全是蘆草。棚泥濘滿地。如同豬圈。一宗臭惡氣味。直冲鼻觀。令人欲嘔。真要掩鼻而過。幸而是三春天。氣要是炎暑。一定發生極重瘟疫。那裏住的全是江北人。衣裳襤褸。面有菜色。一間馬夫方曉得這一帶。是江北洋車夫的勢力範圍。又是他們殖民地。事情完畢。回來一路上。我不禁想起早間馬房的事。同方纔所見江北洋車夫的家。起了很深痛的感觸。覺着精神上說不出的痛苦。我坐在馬車裏經過路上。凸凹的地方。馬車不住的振動。我心裏隨着好像

尖刀。一刺一刺的疼痛。

龍華開得好桃花。我有一天又僱了發大的一輛馬車。同遠道來的戚眷去看桃花。一行連我共是四個大人。三個小孩子。全是八九歲。因為馬車坐不下。我帶了兩個小孩坐黃包車。回來的時候。我的戚眷仍然人數照舊坐原馬車。我還是同二小孩坐黃包車。剛巧僱了一位江北老頭兒的車。我們一大二小。體量沈重。那老頭兒好像煙癮沒過。足飯也沒吃飽的樣子。起初馬車走得慢。跟在屁股後面走。還不覺得慢慢前面不大十分擁擠。那馬夫加上一鞭。就如飛的去了。我坐在洋車上。抱着兩個小孩。連忙催他快走。愈是催他。愈走不快。走走喘喘。眼看馬車一轉灣。

沒影了。我真急得要命。那老態龍鍾的車夫一面拭汗一面打着江北的上海話說道：先生兩條腿的人，那裏追得上四條腿的畜牲？何況我從早上到如今一點東西沒有進嘴……正說着，止聽見耳旁呼的一聲，原來是一輛汽車飛也似的過去，我不由暗叫一聲：好險！心裏不住亂跳。止見走過一位巡捕，氣汹汹的伸手敬了那老車夫一掌，還道：你瞎了嗎？汽車跑過全不知道，讓你尋死罷！還不給我快滾！我那老車夫一聲不敢發，勉強拚命拉車快跑。後來好不容易到了家，一問馬車連人全未回來。我想他們或者到別處去了。

一等也不來，二等也不來。我想難道他們出了岔子。

專爲上海馬

嗎？弄得我疑惑不定。忽聽門外人馬喧嘩，一看果然是他們回來了。可是又多出我那威眷的堂兄弟。我招呼過問他何以也同來？何以遲到現在？方到家堂兄弟道：全是我弄出事來。我在街上看見他們坐馬車回來，我就要坐進來。馬夫說人多恐要被巡捕房干涉。我說全有我，哪不要怕？還叫馬夫趕車快跑。孰知果不出所料，給印捕看見，帶了行裏去。人數過多，罰跑快車兩罪，並立罰了幾塊錢了事。我道：你也在上海住了幾時，連這點規矩不懂？他道：我想連馬夫六個大人一個小孩，孩子總可模糊過去，孰知如此頂真呢？我問道：你們回來又如何呢？他說：我坐黃包車的我，笑道：你到底也不敢一而再了。正在說笑。

晚飯開上一時飯罷閒談又談到方纔的事我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像你們一輛馬車坐上七八個人實在大違人道可憐啞叭畜牲有苦無處訴幸而仁慈博愛的警章作個保障內地那裏有這樣的仁政真叫人佩服感激呢他道不要說內地就是像你們作上海寓公的也未必同沾雨露我初來的時候第一看不慣的就是房子一上一下要住上幾家人家比雞籠還不如我道這已經好了你沒見江北洋車夫的住宅幾架草棚形如豬圈臭氣熏天那真不是人住的平常的馬房已經是好萬倍現在更要壞水泥地怕傳染瘟疫可是江北洋車夫家真是疫瘟製造所呢他道你提起洋車夫我要請教請教老上海

坐黃包車可有什麼規矩沒有免得再出醜我說坐黃包車那裏來的規矩再自由也沒有了你不看見時髦婦女最是歡喜兩人一車攆攆抱抱滿街亂跑或是大人帶着幾個小孩子坐一車也不管這兩腳馬跑得動跑不動他們總是安然的坐着這還有什麼不自由呢他道如此說來『甯爲上海馬』





湖裏的月

P. 生譯

陣。簾。簾。聲。音。隨。風。吹。來。不。問。可。知。
是。特。爾。德。歸。來。了。

天。空。的。大。燕。隊。隊。向。南。飛。去。了。那。
殘。紅。色。的。太。陽。亦。漸。漸。的。和。陸。地。
告。別。似。乎。說。明。天。再。見。這。時。烏。哈。
空。場。裏。陰。陰。的。楊。柳。盡。力。的。搖。曳。
隱。隱。現。出。一。所。淺。紅。色。的。小。樓。樓。
窗。是。開。着。窗。裏。坐。着。一。位。婦。人。看。
他。那。個。意。思。很。是。無。聊。在。他。右。手。
裏。拿。着。一。本。小。說。懶。懶。去。看。秋。水。
一。般。的。雙。眼。呆。呆。的。穿。過。樹。林。看。

那。條。大。路。不。一。會。婦。人。微。微。的。嘆。
了。一。口。氣。自。語。道。特。爾。德。我。們。離。
期。近。了。對。你。的。弗。兒。可。怎。樣。處。置。
咳！我。再。不。願。想。我。們。來。日。的。情。
景。過。了。一。個。星。期。柳。樹。依。然。飛。舞。
湖。水。依。舊。波。瀾。你。可。愛。的。弗。兒。仍。
是。跳。躍。在。我。眼。前。你。還。能。看。得。見。
嗎？咳！今。日。和。萬。可。親。的。家。庭。
不。日。就。是。悽。冷。的。愁。城。了。這。時。一。

一。輛。四。輪。馬。車。漸。漸。入。了。樹。林。恰。
芬。下。了。樓。梯。迎。到。門。外。說。道。呀！
你。來。了。月。光。已。經。出。來。怎。麼。來。的。
這。麼。晚。特。爾。德。道。我。們。商。量。走。的。
事。情。所。以。來。得。遲。些。恰。芬。聽。說。走。
字。立。刻。現。出。一。種。悽。慘。的。面。孔。特。
爾。德。面。上。亦。沉。沉。的。不。悅。二。人。無。
精。打。采。的。回。到。屋。裏。恰。芬。道。你。既。
是。要。走。我。們。相。聚。的。日。子。一。定。不。
多。了。說。着。嗚。嗚。咽。咽。的。哭。起。來。特。

爾德拍着恰芬的肩說道我的妻
恰芬你幼小也念過書要知道男
子志在四方的豈能胡亂的過了
一世一點榮耀都沒有況且我此
次出去雖說爲國可也是爲你要
不是因着你我還許不出去呢這
幾句話說完恰芬止住淚痕可是
一言不發特爾德無法接着說道
這次戰事將來於我們法國有絕
大的好處我所充的是礮隊最不
危險最易成功你還有什麼不悅
的地方恰芬道那是很好但是弗

兒呢特爾德道教訓弗兒是你的
責任還提什麼恰芬與特爾德二
人坐在窗前看那湖裏的月亮非
常清明不由各人心中都有難說
的事情特爾德前敵不得不去看
那湖裏的月兒觸起戀家的念頭
至終還是愛國戰勝了戀家在恰
芬的意思打算不教特爾德去可
是他又如何能行呢這夜他們兩
人並未安眠正正對着湖裏的月
亮談了一夜的話

話道不要想念我我是平安的你
們母子要好好保護身體我心就
安了恰芬含着眼淚跟特爾德接
了一吻說道我望你前途珍重祝
你早日成功說罷特爾德盡力的
一扭身沒有回首去了恰芬領着
弗兒看特爾德的影兒都沒有了
才關了窗戶眼淚永也沒乾
特爾德走後恰芬每天必收下一
封信信件很多這是其中的一封
『從那天離了巴黎路上都很平
安不過遇見一支德國敗兵也被

我們打散了。現在駐紮在活塞堡。南面一半天沒有戰事發生。請你安心。弗兒可好麼？湖裏的月亮依舊光明嗎？我很忙。特爾德給我妻怡芬的。」

轟！轟！轟！大砲開了。法兵一直攻上去。其中就有特爾德。特爾德奮力攻打。後來將敵國打下。唱着凱旋歌回營了。這日正正是特爾德離家已一月了。那無情的月亮又照下來。特爾德見月可就想起怡芬來了。這時可是安眠呢？拭

淚呢？你看見湖裏的月亮也知道。你夫今天得了勝仗嗎？呀！可憐的怡芬。我眼前如你站着一樣。在這一個月裏。兩邊勝負都有在。打激戰的前天。特爾德接着怡芬給他的一封信寫着：

「你可愛的弗兒。近來可以說話了。我很喜歡你不喜歡嗎？我聽說你打仗得勝。我很歡喜。請你不要念家。那湖裏的月兒清亮極啦。將來戰事完後。早早歸家。後來快樂的日子。正多。你的親愛妻怡芬。」

「那日法國跟德國開仗了。戰了一天。各不相下。後來因為法國一位軍官被計陷害。軍心一亂。打個大敗仗呀！可憐的特爾德受傷很重。幾乎死在戰陣。夜間氣息有些。不接自己盡力的寫了一封長信。給他的妻怡芬。並且將自己的頭髮剪下一束。封在信內。寄去。天還沒亮。特爾德就棄了。怡芬弗兒跟那湖裏的月去了。怡芬自從他的夫出征以後。就耐

湖裏的月

心保養弗兒每天給他的夫寫完信以後餘下功夫就看些小說或看那湖裏的月亮這天清晨恰芬已梳洗完了正預備着寫信給特爾德忽然得着他的手書字跡模糊不由的心裏一驚拆開就念起來信內說

『我親愛的恰芬我不久就要棄人世了我實覺對不住你但我是爲國也就是爲你想你也一定原諒我此後對待弗兒要加意看護這是我的真望我就是死了你不

要過哀你要是哀痛過了教我在九泉以下何以安心你愛我就不要十分痛我給了你我的頭髮可永久紀念還有你看見那湖裏月的時候也可以想起了我當你念我深的時候我的靈魂就能圍繞你的左右我們肉體雖是離別可是精神並未離的我的妻恰芬珍重珍重你的夫特爾德』
恰芬讀完了信立刻就暈過去經了三個小時纔慢慢醒來以後每逢月出的時候就聽得一種可憐

可憐的哭聲從小樓飛出那就是恰芬哭了可是那無情的月亮偏偏常照在無聊的湖裏





獵人偶記 (三)

向愷然

第三章

余既得從黃九如數數出獵。習久。漸知飛走之性。民國六年里居多。暇輒荷槍入山。爲單人之獵。單獵之目的。在獲鳩雉與竹雞。三者之肉。皆肥美。足供朶飲之快。鳥不能高飛。飛亦不如鷹隼之疾。且毛羽鬆動。容易受彈。故每出。必獲鳩二。

三尾雉與竹雞。則非有馴養之媒。不易得也。余初從黃九如許乞得雉媒。入山不鳴。屢試皆如之。忿而返之。黃黃詫曰。吾用此媒二年矣。其馴佳。何於君獨否。余乃請黃入山。以驗其鳴。黃遂持棚荷槍。獵雉與竹雞。須用帶葉竹枝。編一高二尺餘。長三尺餘之雞。以爲獵。



社會百問題

●上海婦女妝束談(二)(妙因)
講起穿裙。很有許多笑話。在上海地方。從前許多中等人家。往往也有不穿裙子。便走出門的。現在的風氣。却已漸漸兒改變了。但是我聽得人說。內地有許多地方。看得穿裙子這件事很重。像南潯等處的下等婦女。他甯可上身赤着兩

者掩護之具。獵人名之曰棚棚。中有小孔。名槍眼。以槍納孔中。獵者亦於此孔中窺伺。雉與竹雞之來未。媒若知其將出。獵者飛集黃肩。余相隨至山中。黃曰：此非獵雉之所。但驗其鳴於君可也。言畢植棚於地。以槍納孔。黃以目力不良之故。窺棚之前。須用手撥開竹枝之障眼者。才一撥。撥雉媒已振翼高鳴。聲澈里許。逾數分鐘始息。黃笑顧余曰：他人之媒能爲此長鳴乎？方里之內。但有雉無不應聲而來者。余仍籠歸。次日出獵。不鳴如故。余乃效黃植棚。納槍撥枝狀。枝甫動而媒鳴矣。蓋其習性如是。非獵者有撥枝之表示。彼知不在應鳴之候。雖微物亦具此頭腦。爲可異也。媒引仙雉至。即向棚下趨走。他雉認棚爲籬。不知有暗算者。尾追之。獵者不俟其逼近棚際。發槍擊之。百不失一。余用此媒匝月之間。獲雉二十餘尾。一日媒鳴未畢。一雉驟來。余擬槍未及發。雉已追媒入棚下。余欲回槍擊之。懼傷媒。

臂只穿一個馬甲。而下身還是牢牢繫着一條裙的。裙果然不必十分考究。然而太草率也是不好。在夏天的裙子。尤其是要緊。前幾年流行的一種玻璃紗裙。這裙輕如蟬翼。明若玻璃。照規矩裏面一定要着襯裙。然而近來的太太奶奶們。雖着玻璃紗裙。而不肯着襯裙。望進去什麼樣子的袴子。都羅羅清楚。很覺難看。還有用夏布做裙的。要做得樣子好。用一種櫻白澹湖色的細夏布做。

方在猶疑。雉已見余狂竄飛去。余從孔中拔槍出。已無及矣。因往叩黃。遇此等時。當以何法處之。黃笑曰。君不嘗詢響脚扒火之法乎。亦惟此一法耳。槍不可動。但一頓脚。雉必離棚而飛。擊之不甚易耶。余大服。自後獵雉。不復有窮於應付之時。媒供余用者。三月又十一日。一夕爲狸奴所傷。二日而斃。余痛惜之。十餘日不能去懷。狸奴左目亦爲媒啄瞎。不復能捕鼠。未幾即見棄於其主人。余聞之心始稍稍。

怡悅。余書至此。忽憶及一獵雉之滑稽事。頗能引人發噱。去余居三里許。有陳岱生者。年四十許。性極猜忌。善獵雉。其法不輕以示人。有胞姪名桂芬。年甫弱冠。亦喜獵雉。而苦不得所以獵之之道。屢請於岱生。客不與教。桂芬乃謁黃九如求教。適黃以事他往。桂芬素識高桂榮。語高以來。意因求指示。獵戶以獵法授人。循例非奉脩金。湘俗稱師傅錢。無肯語實者。高復年幼。喜滑稽。知桂芬無貲。亦非能。

裙。很顯出青裙素服雅澹宜人。之致。但是這夏布裙。難伏侍極。了一有皺紋。就不好看。有兩位姊妹們說。穿了夏布裙。好似吃官司。這是人做了衣裳的奴隸了。

然而太草率的裙。我也瞧見。有種人用白洋紗做了裙。也不打褶。簡直好似大菜司務穿的圍裙一般。而且不但皺紋疊疊。還染着污穢的顏色。所以夏天着淺色的裙。原是要清爽而好看。既然這樣不修邊幅。還是正正當當穿條黑色裙。

習獵者乃故矜重其辭曰：雉獵之法最不易授人，故汝叔雖善此亦不肯傳汝也。汝不能送我師傅錢，我安能白教桂芬固求且詢師傅錢至少須若干。高曰：獵戶皆有舊例，不可移易也。拜師爲徒，所有獵法皆得奉師傅錢二十四千，飲食之費與購具之需不與焉。今汝專學獵雉，目較全學者爲廉，但獵雉爲個人出獵之最要方法，非獵其他飛走之法可比。汝能奉吾八千者，吾即以法授汝。桂芬性亦狡黠，乃佯諾而求遲其繳納之期。高已覺其詐而表面一若深信其誠。然叮嚀繳納之時，日畢正色而言曰：吾今姑授汝朝獵之法，以後依次相授半月可竟也。桂芬領首欣然靜聽。高曰：獵雉以日初出時爲最適宜之時間，因雉喜迎日長鳴也。雉之性喜居山脊而迎日之鳴，尤未有在山腰與山麓者。其鳴時必延頸向日，故朝獵之法於日未上時荷已實彈藥之槍而出循山麓潛行，一聞鳴聲急從西方陰處

子豈不大方了多少。何必一定要學時髦呢。再講到鞋子，到了夏天，婦女們多喜歡穿白皮鞋了，還有幾家保存舊式的家庭，而上有父母翁姑的，往往還不許穿，因爲白鞋子中國向來只是穿素的人方可穿這種白鞋子。可是近來年輕的奶奶小姐對於家庭的抵抗力非常之強，家長已經不大能強制他。對於平輩如丈夫哥哥之類，只被他們笑着頑固不開通，迷信等等的話罷。

上山於將至山脊時匍匐蛇行不
得有纖微聲息驚竄之也行時兩
眼巡視左右不可少瞬雉頂朱殷
甚易識也但得見頂急對準其頂
發槍遲則無及桂芬問曰從西方
陰處上山東方之日不射眼發花
乎高笑曰雉迎日而鳴汝若背日
而上汝未見雉雉已得見汝矣汝
槍安從擬其頂哉此吾儕獵人累
代相傳屢驗不爽之法非汝我交
好而又許奉我以八千師傅錢者
安肯舉以相示桂芬喜極歸家因

不滿其叔之吝不授己遂亦不語
於其叔其意蓋欲一朝而獵數雉
以誇示之也自是黎明即起攜槍
潛出後戶不令其叔知之乃數日
無所獲志亦稍懈矣一日晨起正
將出獵忽聞屋後之山有雉高鳴
桂芬喜出意外念後戶適朝西急
實槍拔關而出因山不甚高恐足
音驚雉未至山腹即蛇行而上時
在殘臘日已不烈又屬朝暾雖射
目猶能啟視第苦覩物不分明也
桂芬在山腹時已極力睜注不疑

了。

白鞋子當然也有好幾種有高底
的有平底的有紅皮底的有橡皮
底的式樣也不一致有尖頭的有
圓頭的有用紐的有用帶的鞋面
自然是白帆布的居多數無論怎
樣的白皮鞋白帆布鞋我說總有
幾條公例。

一、須求清涼乾淨有污穢就
不好看。

二、差不多每天須用白粉或
白水擦刷。

不瞬及至山脊已模糊不能辨數丈以外之物惟其目的在得見朱殷之頂頗自信朱殷若觸眼簾必能辨認正伏地如貓伺鼠突覺有朱殷之頂觸眼念師傳遲則無及之言碎然一響已彈隨聲去自謂此番可獲一雉矣誰知哎喲之聲隨槍聲而發桂芬此時之驚直如遇貓之心膽俱裂慌忙起視則中彈臥地者乃其客教之叔也其叔冠瓜皮帽而紅其頂亦因聞雉鳴而出獵蓋獵朝鳴之雉者必背

日匍匐登山獵法一如高桂榮所傳惟迎日與背日之殊也岱生冠紅頂之冠又延頸左右探視桂芬模糊之目但見蠕蠕而動之朱頂焉暇審睇所幸桂芬槍法非高中於岱生之頭者僅有數粒又有瓜皮帽爲之蔽障不過一時受震而昏臥耳桂芬負之歸移時始甦桂芬述高所授朝獵之法岱生懼桂芬因得悟背日之理竟不自承其出爲獵雉但責桂芬鹵莽而已其性之猜忌有如此者岱生善養雉

三 宜穿白絲襪不宜黑絲襪及雜色襪

因爲婦女喜穿白帆布鞋之故商務印書館便做到了許多生意但他們所賣的是舶來品大概多是橡皮底的本來僅爲男女學生踢球用的現在不踢球而婦女們也都喜穿這種白鞋子咧有許多鞋子店裏的老板也想做這投機事業除了白帆布鞋之外還製了許多白緞子白華絲葛白鐵機紗的鞋子也頗流行一時總

媒。月。有。數。日。入。山。覓。雉。卵。雉。卵。多。在。荆。棘。叢。中。一。窩。二。枚。者。多。獵。人。謂。有。三。枚。則。孵。出。後。必。一。爲。錦。雞。語。屬。不。經。不。審。研。究。動。物。學。者。於。此。可。得。相。通。之。理。否。獵。人。固。言。之。鑿。鑿。也。俗。生。得。雉。卵。裹。以。棉。日。夜。納。於。脇。下。眠。時。尤。爲。注。意。約。三。十。日。而。雛。出。氣。候。暖。則。二。十。餘。日。即。出。初。出。與。家。雞。之。雛。絕。相。類。飼。以。小。米。沙。蟲。之。屬。半。年。可。施。教。八。月。可。用。矣。一。媒。教。佳。者。可。易。十。餘。千。次。亦。數。千。視。飼。鷄。猪。之。獲。利。多。矣。其。雞。不。在。覓。卵。與。施。教。而。在。此。三。十。日。之。孵。養。也。亦。有。雜。雞。卵。中。令。家。雞。孵。之。者。十。難。得。一。可。用。之。媒。蓋。因。雉。卵。脆。薄。易。於。踏。破。即。位。置。適。宜。而。雞。卵。化。雛。較。遲。雉。出。獨。早。且。形。小。於。家。雞。之。雛。每。有。方。在。破。壳。即。遭。踏。斃。者。又。雉。雛。雖。與。家。雞。之。雛。相。類。而。性。質。極。不。相。能。最。顯。明。之。點。即。爲。步。趨。雉。雛。出。卵。即。奔。竄。無。正。步。啄。食。之。形。亦。與。家。雞。迥。異。故。不。死。於。家。雞。之。足。則。死。於。家。雞。之。啄。矣。出。卵。後。單。獨。飼。養。可。

之白鞋子的勢力已在夏天占了婦女界一個地位了。也不是幾個保存舊式家庭的家長所能强制的了。

高跟的鞋子近來很流行於婦女社會。這自然是歐風東漸。但是不穿慣的人很不舒服。往往一不小。心連那高跟也蹣斷的。着高跟鞋子的。當然是穿裙子的好看。而身材太短的人。因穿高跟鞋就顯見得長。女子自然長身玉立的好看。這高跟鞋有帮助苗條婀娜之力。

望長成。然家雞之性過馴。遺傳於雉。亦膽小不能成佳媒。由山中獲得雉雛。養馴而後訓之。極為佳妙。但不可得也。故陳岱生所養之媒。獵戶爭購之。恒納金於雛時也。

因此很得女界的歡迎。而尤以婦人自十七八歲至二十七八歲。為高跟鞋占據的時代。



人身之成分 陶靖

人身之主要成分為養炭輕淡四種。以百斤之人計。算約共佔九十七斤。其餘成分計五種。支配如左。

- 一 鈣一斤六兩（若製成石灰約得二斤）
- 二 硫磺十兩餘（可製黑火藥二斤半）
- 三 磷十兩（可製黑頭火柴約六千匣）
- 四 鈉四兩餘（製為食鹽約得十兩半）
- 五 鐵八分（可製洋墨水約十瓶）

偵探案

罪與產

吳陵天恨生

第六章 威林姆

發現兇案的第八天上。密斯脫威林姆回來了。他到了家裏只停了三十分鐘就到警察署去大嚷着要見署長威列波。出來問道：「你是誰？」威林姆大聲道：「我是威林姆。我要見警察署長威列波。」威林姆道：「先生，你就是斐克先生的哥哥麼？」威林姆道：「不錯，我正是斐克的哥哥。請問你是誰呢？」威列波見他那種粗暴的模樣很不舒服，便冷冷的道：「我喚威列波是本署的偵探長。威林姆道：「你就是威列波麼？」威列波道：「我就是擔任我弟案件的人麼？」威列波道：「是的，你可是才由巴黎回來的呢？」威林

小說雜談



口：凡是小說看過之後，覺得趣味很濃，印像很深，這一定是篇好小說。如若看了之後，一些趣味也沒有，覺得非常枯淡，印像是模糊不明，這篇文字必不見佳。我常常用此法去判斷小說的價值，是不差毫釐的。

口：舊小說的取材大多是常人所

姆道：「不錯，我家這件案子近來怎麼樣？」咧威列波道：「現在偵緝中。」威林姆道：「噯，這件案子已經過一星期，還沒有捉住兇手。」麼威列波道：「威林姆先生，這案子太離奇了。」一時委實不易着手，要請你原諒。這時威林姆坐在一張椅子上，沉默了一會子。他的暴烈性子似已平緩和了許多。他那臉上的怒容也全消了。威列波道：「威林姆先生，這案子的情形你可清楚麼？」威林姆道：「我不清楚，我連什麼事都不清楚。」

楚威列波道：「呀，你難道連怎樣死的都不知道麼？」威林姆道：「是的，我回到家裏等不到我妻告訴我就到這兒來了。」威列波道：「如此，我不妨說給你聽。或者你有什麼見解，是不是呢？」威林姆道：「很好，他是我的弟弟，他的事情似乎我比你們曉得些。」威列波先生就請你告訴。我能威列波想了一想，那一期前的慘劇都由他腦海裏反映出來，便慢慢地道：「一星期前的一天是十六日，我還沒有起身就接

不經見，沒有身歷的，如同一槍一刀的戰爭，飛簷走壁的絕技，甚至神怪妖異，多是小說的絕妙材料。足敷那些『齊東野語』『閉戶造車』『牆壁虛造』『子虛烏有』的形容詞。小說是供消遣，無足重輕的，習俗心理，恐怕是如此造就的。

□小說是學藝的一種，是改造社會的劣點，和發揚民衆心理的，也可以補助教育的不足，使人類潛移默化，趨向光明之途。小

到你家的電話報告說是出了一件兇案請求勘驗我便不怠慢趕緊起身報告署長署長大驚因為這件案子出在繁鬧的街市上並未派警官去驗親自和我去我和署長到了你家你的夫人只約畧說了個大畧就匆匆去接你的弟婦斐挪克夫人去了我檢驗一回共是兩處傷腹部有個彈穴胸口刺進一柄利刃那柄手鎗就在死者的左手旁威林姆道那麼這一定是仇殺了威列波道威林姆先

生那斐挪克真死得離奇據鎮塔迦先生驗明和孟爾德醫士證明是先受毒身死不是很可怪麼威林姆驚呼呀是先受毒身死的麼是鎮塔迦驗明孟爾德醫士證明的麼這就奇哪威列波道一些兒不錯一會你的夫人和斐挪克夫人已經回來據斐挪克夫人說出事的前一天斐挪克還在他姊姊家裏和他姊姊在一起喝酒所以我們照這話推測似乎在喝酒的當兒受了毒那白拉克菲和他的

說確有此能力所以小說的取材最好在人人的人心目中。所含蘊而未發的。如此則必然受人歡迎。因為人人懂得。不啻出自其口。不然高談哲理。非但人所厭看。而且犯着鑿枘之弊了。

(馬鵬魂)

□良好之小說。千里馬也。閱小說者。伯樂也。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吾滋為千里馬惜。

□『筆記小說』四字。最不可解。

的夫人就免不了嫌疑犯三字現道還有一層我弟被害的那夜他在還拘在這裏威林姆道呀白拉克菲就是殺我弟弟的兇手麼威列波道這時還不能決定總而言之這案子非常離奇照我們推測那斐挪克夫人很有些令人可疑威林姆道但是他已死了又怎麼樣說呢威列波道他一死其實更足成立他的罪名真惹拙極了威林姆道這却怎麼說威列波道他這一死似乎近於畏罪和悔悟不是都在人意料之中麼威林姆

林姆道沒有會過他也是擔任我

筆記自筆記。小說自小說。豈可相混。筆記而名之以小說。是何異畫蛇而添足乎。

□小說家以腦汁易人金錢。此應有之事也。而近日小說雜誌中。偏多抄襲他人之作。或一稿兩投者。此等小說家。我名之曰『小說賊』。

□在新體小說全盛時代。(前年)所作新體小說之題目。幾可立一公式。曰『一個○○的○○』

第○案○件○的○一○個○人○嗎○威○列○波○道○是○
的○我○同○你○會○會○他○可○好○威○林○姆○道○
很○好○這○鎮○塔○迦○三○字○我○已○耳○熟○了○
好○久○只○是○沒○有○見○過○就○請○你○介○紹○
罷○他○們○倆○一○起○到○了○棟○澄○街○鎮○塔○
迦○正○和○帖○痕○閒○話○那○柄○兇○刀○却○放○
在○寫○字○檯○上○聽○說○威○列○波○和○威○林○
姆○來○了○忙○分○付○請○他○們○倆○進○來○威○
林○姆○走○到○樓○上○一○眼○便○瞧○見○那○柄○
兇○刀○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威○列○波○
替○他○介○紹○道○這○便○是○鎮○塔○迦○先○生○
威○林○姆○把○頭○兒○點○了○一○點○劈○口○就○
問○道○鎮○塔○迦○先○生○我○家○那○件○案○子○
現○在○怎○麼○樣○哪○鎮○塔○迦○微○微○笑○着○
道○快○要○破○了○快○要○破○了○威○林○姆○道○
幾○時○才○能○破○呢○鎮○塔○迦○道○大○約○再○
有○二○十○四○小○時○就○可○以○破○了○威○林○
姆○道○當○真○的○麼○鎮○塔○迦○正○色○道○誰○
說○過○假○話○的○威○林○姆○先○生○你○明○天○
到○這○兒○來○捉○兇○手○便○了○這○句○斬○釘○
截○鐵○的○話○說○出○後○把○威○列○波○和○帖○
痕○都○驚○得○呆○了○威○林○姆○道○這○兇○手○
是○誰○呢○可○是○那○個○白○拉○克○菲○麼○鎮○
塔○迦○道○你○別○問○明○兒○就○有○分○曉○了○

口人謂瘦鵠爲哭匠。我謂桌杌爲笑匠。

口今之閱小說者。必先觀著者之名。吾滋不解著者之名與小說之良否有何關係也。

口小說之材料。必無缺乏之時。社會上形形色色。何一非是。覓小說材料者。但散步街坊間。即可得之矣。

口譯小說。當不背全篇之原意。而意譯之。不可斤斤于一字一句。而直譯之也。

威林姆不耐煩起來大聲嚷道：「噲，鎮塔迦你搗的什麼鬼說出來怎的？」鎮塔迦怒道：「威林姆先生，你的性子我以為太暴烈了。」威林姆道：「不錯，我的性子向來是這般暴烈，不喜歡你們這樣慢吞吞的。」威列波道：「威林姆先生，別怒。」鎮塔迦既說明兒可以破案，就是明兒哪？威列波說道：「這話時心裏也非常懷疑，以為鎮塔迦所說的話有些恍恍惚惚，難道那個白拉克菲果真是此案兇手麼？或者他已搜集了證據，也未可知。」鎮塔迦似已猜到他的心事，忙笑道：「威列波先生，你也疑惑我的話麼？」威列波道：「鎮塔迦先生，是啊，我委實有些懷疑。」鎮塔迦道：「我的話果然有些兒令人不測，像夜裏摸黑路一樣，然而一到明天就有分曉了。」威林姆更着實不耐煩起來，拉着威列波道：「走呀，我最恨這種慢性的人，好奇心怪你們做偵探的都一例犯着這種毛病，把男子的剛強性都消磨盡了。」威列波儘管撇着他，不響他那胸

口馬二先生譏何海鳴謂其著作實研究嫖學，何先生之研究嫖學與否，我不知之，第觀其『倡門之子』等作，實有功于世道人心，非淺豈得謂之研究嫖學乎？

口小說之題目，當于既成篇後定之，否則易失題旨。

口吾友嘖嘖謂新體小說可謂之催眠小說，閱之能令人安睡，余曰：汝自不解耳，彼莫柏桑托爾斯泰之信徒，其言自是深奧，豈

中的疑度分外深了一層。一會兒他們倆都離開鎮塔迦寓所。鎮塔迦才伸了一口氣道：「好個不知禮儀的威林壯，簡直像鄉裏的農人了。」帖痕道：「鎮塔迦，你方才說的話，又使我莫名其妙。難道那個白拉克菲還是此案兇手麼？」鎮塔迦道：「這案子的前後始末，你都曉得，何妨自己研究研究呢？」說着，翻出那案上的報紙，看那攻擊鎮塔迦的更大書特書道：

『白培脫街之兇案已歷一星期矣。』

『法網雖嚴，終奈何兇手不得。』

『警察署及鎮塔迦竟如吾人所料，能事已畢乎？』

『嗚呼！吾國之業偵探者！』

鎮塔迦看了這一段記載，只微微的笑了笑，又翻出一份向來恭維鎮塔迦的報來，他的論調始終和他們不同。上面也有一段道：『白培脫街兇案近聞』。以下的話全是些揣測之詞，說不久便要破案。

庸人所能解耶。

「襲他人之作爲己作者，其實至愚。蓋一編既出，四海風行，豈盡人能破蒙過乎？自欺欺人是誠爲之至者矣。」（姚賡變）



短劇 天真

（吟秋）

（布景） 茶肆

（人物） 冠生 馨兒 慎翁

開幕 冠生攜子馨兒遇友慎翁於茶肆

的鎮塔迦却也微微笑着。這天晚上他又一個人出去帖痕好不寂寞。自己尋思着道：且推到明天看他怎樣破案罷。

第七章 兇手是誰

明天八點鐘光景鎮塔迦打了個電話到警察署。裏威列波接着道：鎮塔迦先生有什麼話分付鎮塔迦。道：你快點帶十幾名警察來預備捉獲兇手威列波。道：鎮塔迦先生兇手就在先生的寓所麼？鎮塔迦道：不錯。兇手正是在我這裏威

列波道：呀！除掉白拉克菲又有一個兇手麼？鎮塔迦道：威列波先生你們都猜錯了。那白拉克菲實在是個清白之身啊。威列波道：可有點嫌疑麼？鎮塔迦道：一些兒沒有。嫌疑直好像一張白紙一個針尖兒大的斑點都沒有。威列波先生你快點帶警察來好了。威列波道：遵命。遵命。我即刻帶警察來。就是說完掛起電話筒來。心裏將信將疑。簡直像臥在鼓裏一般。於是調齊了一隊警察。個個都穿着便衣。

(上)

慎翁 冠兄久違了。一向好啊。回來幾天了。

冠生 慎翁昨天纔回來。本來要奉訪。如今巧極了。

慎翁 請坐。請坐。這位是……(說時指着馨兒)

冠生 是小兒。(對着馨兒)叫聲老伯。

馨兒 老伯。

慎翁 原來是令郎。世兄怪不到面貌有些相像。一樣聰明面孔。

來到棟澄街威列波見過鎮塔迦。鎮塔迦歡呼道：威列波先生，我今天演一齣熱鬧戲，給你看可好麼？威列波道：這齣熱鬧戲幾時才開幕呢？鎮塔迦道：快了，快了我已打過電話給威林姆，請他們夫婦倆一起來看了。說着和威列波走下樓來，見警察們都坐着鎮塔迦道：我們這裏慢慢的熱鬧起來了。威列波道：是啊，這裏斗然添了十幾個人，自然覺得熱鬧了。鎮塔迦笑道：這種盛事，我們這裏才第一。

次舉行啊。威列波在樓下蹀躞了一會子，才道：鎮塔迦先生，這些警察怎麼樣安排呢？鎮塔迦道：我正是在這裏躊躇著。威列波先生，這些警察還是伏在暗處呢？還是就這麼大模大樣的坐着？威列波道：這倒聽你怎樣吩咐了。鎮塔迦先生：那兇手到底是誰啊？鎮塔迦道：兇手是誰？我此時也不須說出大約這齣戲開幕的時候，那兇手自然出場的。威列波先生，我以為把這些警察埋伏四下，裝作沒事的好。

冠兒：真好福氣，我們五年不見，已經生了大胖兒子，可賀可賀。
冠生：託福託福，他也是初次回來咧。

(下)

馨兒：父親，我不是你生的，爲什麼這位老伯說我是你生的呢？
冠生：什麼？你不是我生的是誰生的？

馨兒：是母親生的。

冠生：休胡說。

慎翁：哈哈，令郎倒也天真爛漫。

威列波很懷疑的道就是這樣好了。於是令他們在暗處伏下。又走到樓上鎮塔迦道威列波先生停會兒這齣戲一開幕我們的大功就可告成了。威列波道是啊我很願你把兇手捉住的。但是這兇手究竟是誰呢。鎮塔迦道威列波先生停會兒就有分曉了。你聽樓梯上不是已起了履聲麼。多分是威林姆來了。哪說着走到樓門口一聽大聲說道好啊。果然是威林姆先生來了。威林姆先生後面走的

是你的夫人麼。威林姆道正是我的夫人。鎮塔迦道很好。請你們一起登樓。威林姆急急的登了樓。把他的新冠卸下來。朝椅上一坐。那威林姆夫人也接着上來。鎮塔迦看他的面色似乎愉快得多了。但還裝作很悲戚的樣子。鎮塔迦道威林姆夫人這幾日來可曾瞧見什麼形跡可疑之人在尊府附近麼。威林姆夫人道一些沒有。瞧見鎮塔迦道可曾見一個五十多歲有鬍的人麼。威林姆夫人怔

活潑可愛。（說完對着馨兒續說）小弟弟是我說笑話的確你是你母親生的。

馨兒 老伯我既然是母親生的爲什麼老伯說我的面孔反而像起父親來呢。

慎翁 小弟弟這個問題是要你回去問母親的了。

冠生 慎翁太談謔了。我們同到對門館子裏去用些點膳再談談多年別緒罷。

慎翁 好的好的。說完給了茶

一怪道沒有這麼一回事敢是
你看見過的鎮塔迦點點頭道不
錯我是看見過一次的威列波忙
道這是一個什麼人可於此案有
關麼鎮塔迦道那是自然有關的
威林姆不耐道鎮塔迦你說這些
閑話做甚你說今天就可破案究
竟兇手是誰兇手在那裏今天可
不能再談到明天了鎮塔迦道我
向來不曾說過不能實踐的話這
是我自己很相信的威林姆先生
我在這三十分鐘以內都交出個
兇手來就是這句話說出後威列
波和帖痕心裏更是別別的跳個
不住不知鎮塔迦的腦中存了個
什麼兇手這時威林姆夫人又道
鎮塔迦先生到底兇手是誰你不
妨明說了你可是不便當衆宣布
麼鎮塔迦道這沒有什麼不便威
林姆夫人你自己想想這兇手是
誰大概也有幾分猜得到威林姆
夫人道我沒有偵探學術委實猜
不到誰是兇手而且這件事兒關
係很大不是瞎猜着玩的威林姆

資)

閉幕 三人一同起立徐徐走出
去了。

口小說的能力能引人
入勝但是做小說的亦
必先自入於勝境設身
處地想像小說中人物
的口吻一一寫來自然
淋漓盡致維妙維肖了

(戴夢國)

大。聲。囑。咐。道。鎮。塔。迦。這。些。閑。話。我。直。像。小。孩。子。說。的。話。這。間。樓。上。除。教。你。不。用。囑。咐。你。快。點。把。兇。手。交。掉。我。們。這。一。起。人。還。有。誰。人。難。道。出。來。就。算。了。鎮。塔。迦。道。你。要。我。把。那。兇。手。被。你。藏。起。來。麼。鎮。塔。迦。大。兇。手。交。出。來。麼。威。林。姆。刷。的。站。起。聲。道。胡。說。樓。上。所。有。的。人。都。坐。在。身。來。咆。哮。着。道。我。是。要。你。快。點。把。這。裏。其。餘。一。個。人。也。沒。有。威。林。姆。兇。手。交。出。來。你。如。果。再。這。樣。慢。吞。跳。起。來。道。好。好。你。簡。直。越。說。越。不。吞。的。我。就。不。同。你。這。小。子。講。話。了。像。了。樓。上。除。了。我。們。一。起。人。一。個。鎮。塔。迦。懶。洋。洋。的。道。坐。下。我。告。訴。旁。人。也。沒。有。難。道。那。兇。手。有。些。仙。你。這。兇。手。就。在。這。一。間。樓。上。你。拿。縮。隱。在。空。氣。裏。使。我。們。看。不。見。麼。眼。力。自。己。去。辨。罷。威。列。波。和。帖。痕。威。列。波。道。是。啊。威。林。姆。先。生。說。的。聽。到。這。裏。益。發。震。得。呆。了。一。句。話。話。不。錯。這。裏。並。沒。有。一。個。旁。人。那。兇。手。究。竟。是。誰。呢。或。者。我。們。登。樓。不。出。威。林。姆。道。鎮。塔。迦。這。簡。



的。時。候。已。經。走。出。去。麼。鎮。塔。迦。道。沒。有。走。出。去。還。是。才。進。來。的。威。林。姆。道。威。列。波。先。生。別。聽。他。了。他。多。分。是。神。經。過。敏。才。說。出。這。瘋。瘋。顛。顛。的。話。來。鎮。塔。迦。大。怒。道。威。列。波。先。生。快。點。把。警。察。傳。上。來。兇。手。就。在。這。裏。就。立。在。我。的。面。前。（未。完）